



顧齋集十一

行狀
遺事
傳

卷十一

16
2402
11



門和
2402
3-11



頤齋遺藁卷之二十一



行狀

統制使趙公行狀

本貫全羅道金堤郡古碧骨郡

高祖考諱潤珽 武科秉節校尉 妣宣人晉

州柳氏

曾祖考諱大鵬 贈司僕寺正 妣贈淑人全

州李氏呂興守姬女

祖考諱惟精 靖陵參奉 贈左承旨 妣

贈淑夫人文化柳氏生員德潤女

考諱思誨 贈戶曹參判 妣 贈貞夫人礪
山宋氏通政大夫佖女

公諱必達字行之趙氏本出揚州漢陽縣高麗高宗
朝有諱連璧以翊祚功移封碧城君其後因貫金堤
郡子簡能文章忠烈至己卯魁文科翌年又魁親試
官僉議府贊成事謚文良號悅軒享郡之龍巖祠見
高麗史東文選輿地勝覽諸書自是歷軍簿摠郎令
誨典上判書通元版圖判書希甫至 本朝定山縣
監義葬天安郡夫人金氏早寡挈五子女南下卜本
郡竹山里居焉葬秦仁縣趙氏居鄉始此世稱同時

愛咸爲之驩如雖曾所不熟一望公諱言正色莫不
曰古君子風也或有目以稍緩而亦未始臨機忙錯
丁酉八月妣憂氏申五月季妣憂並葬祭如禮奉祀
接賓稱有無一誠敬于伯氏敬愛甚至其有微失溫
言以告如有不豫色亟止慰以他說適意者事不可
但已則他日復從容引譬伯氏曰爾復言耶吾已知
之公日期於無過足矣以故得恒無拂孺人亦往往
舉此爲允明訓之客至終日靜相對泊如其有戲具
若不見也者不引烟茶奴輩化之亦不喜飲不許諸
子佩刀侈靡及手錢者曰錢者衆所欲幼雖遠之老

大自近今安可徑手以啓利心已酉與士友築書齋
里後竹林中迎暮庵屬以子姪羣蒙而其應對進退
一切養正之道必躬泣之誨人煦煦諄諄常曰穉兒
讀書旋忘可患狀如飲食立化雖不畱腹中而異日
之肥實此飲食故也勿責其忘只勉其新則其所前
心者尚自作宵中元氣早晚必發文理訓諸子不大
聲色第令循序致勉無或凌躐在旁讀書也或糾其
音吐或詰其義趣不甚刻督惟微微撥起便時至自
悟時引古今人事以證辨之一日語允明白爾讀中
庸何不徑師學而無師優多疑晦心頭雖曰了了古

有京城八婦人俱就湖南擇居全節能壽後為祖者
金氏其第一云又傳副司直理智至訓練參軍元祐
不樂武官還鄉里詩酒自娛有五子四壻並以科宦
著其季子潤珽即公高祖也後三世 贈典皆以公
貴考參判公有節行士林推服妣宋氏典書禧七世
孫亦東方故家以萬曆庚子我 宣廟三十二年七
月初七日巳時生公于竹山里第公性度嚴峻器宇
端重少業儒術能一讀復誦十行俱下駸駸通經史
弱冠忽奮狀投筆事弓馬自發百中讀兵書一目輒
記天啓甲子李适之亂 仁廟幸公州适誅傳首

行在亟設慶科八登武科林俊英榜時年二十五始
試部將時議稱屈崇禎已巳稍擢宣傳官義禁府都
事辛未都摠府都事壬申出順安縣令自丁卯金虜
劫和以來虜差織路嚇喝日甚公之得是實 廟薦
也既上官遇虜差過者一以信字相接不少屈虜差
亦爲之口吐自此公名益著及遞歸縣民往往有執
轡願畱者丙子授羅州監牧官甫八朔超拜都摠府
經歷是年金虜改號曰清十二月寇我報至完豐君
李曙檄公 御營從事官扈 大駕入南漢山城丁
丑正月媾成圍解移備邊司武郎將薦入銀臺 朝

議尋以寧遠郡積累凋弊極擇文武良吏公到郡一
月革舊鼎新百廢俱興其民立石頌之俄以南漢扈
從舊勞特陞折衝階內遷五衛將兼七局別將戊寅
又以在寧遠拊軍仁慈 授所江鎮水軍僉節制使
兼防禦使庚辰妣宋氏卒喪葬盡誠一遵家禮廬墓
三年朝夕惟以糲飯不問家事不一跡本宅人謂是
文良公家法狀也壬午服闋 除金山浦鎮水軍僉
節制使遷通政大夫定州牧使癸未有 御史褒啓
入五衛將四月平安道觀察使李公厚源以定州治
績 啓聞有 賞典又遷楊州牧使有不悅者論公

國府
氣質峻厲遽為內禁衛將兼 御營別將甲申 崇
禎皇帝殉社而清人入北京矣 上特授濟州牧使
纜數月已有清白聲有 御史欲試之潛行至海南
縣館頭梁亟傳令罷職公立發吏民遮道泣訴曰今
我趙父無故罷職一島之不幸也日又暮越海良難
益待來日公曰既罷即行此乃 朝命不可違也其
翌日既到館頭梁招塊亭下未及登陸 御史急投
舟中裝物只有草鞋一對麻繩三百尺白米三升軍
服一部長劍及錐各一而已 御史以聞 上大嘉
之以萬古清白干城將趙必達十字識于寢殿梁上

乙酉差仁慶宮假衛將未一月出寶城郡守居官為
政一以公直吏畏民懷譬諸杜母戊子以善治將陞
秩平安道觀察使 啓差中軍寶城民立銅碑去思
旋 授咸鏡道兵馬防禦使兼吉州牧使 孝廟元
年庚寅 上將奮發大有為密召京外賢俊公與姑
子諮議白石柳公樞以至尤庵宋子同春宋子鄭公
太和致和金公萬基李公惟泰李公浣素相善有所
私議止伐者不意金自黜陰泄 國情虜差來劫諸
公既退公亦無可為矣辛卯二月付副護軍四月移
七局別將六月為守禦廳別將兼五衛將十一月擢

咸鏡南道兵馬節度使癸巳秩滿入為行首宣傳官
兼禁軍別將甲午拜訓練院都正乙未四月春塘臺
觀武才人格因察禁軍別將兼五衛都總府副總管
五月移訓練院正九月 授捕盜大將因察本任
上謁 章陵還次鷺梁駐 駕粹令整軍容如操鍊
為者一行諸將無不愕眙失措公獨指揮應變如素
定 上大悅特 授全南道兵馬節度使仍階嘉義
賞以七種公當官竭力奉公與人棘棘不阿雖宰
相子弟為下官不法者不少假借用是見疾於人者
非一丁酉有上疏誣公者公上章自辨 上素知公

械治誣者時論快之五月遞付副護軍六月差訓練
都監中軍十二月兼副總管戊戌四月又 除訓練
院都正仍察訓練中軍副總管二職七月 授慶尚
右道兵馬節度使兼晉州牧使六月閱月慈恤軍卒修
理戎器祿奉不以自殖列邑並立銅碑頌之十二月
特 命授慶尚全羅忠清三道水軍統制使兼慶尚
右道水軍節度使公感激知遇矢死自勵己亥五月
孝廟昇遐 顯廟嗣位公人為 御營中軍有忌
其盛名者托以褒貶不參考中罷職十二月李公浣
以武相乞退 上曰卿去矣誰可代者李公以公對

上卽命因授本任辛丑考參判公卒公已踰者不
脫縑不輟粥以終制癸卯服吉起授 御營別將五
月除副摠管八月出平安道兵馬節度使兼安州牧
使甲辰七月十三日以病卒于官年僅六十五訃聞
上震悼輟朝三日 命禮曹優賻 諭本道護喪
行九月初十日遣禮曹正郎朴靖致祭其文有曰忠
赤旣殫清白自勵始終不替逮予三世是寶錄也是
月二十八日返柩又命禮葬于本郡竹山甲坐之原
聖朝所以隱卒者備矣公內行甚備事親至孝妣
宋氏患腫日夜扶持藥餌必親啜葬及祭有令人動

者與二弟友愛其分田宅奴婢也釋老弱殘瘠者而
取之曰吾以先世餘慶早受 國恩得以衣食此亦
足終吾身矣一弟沒殮葬所需悉自營辦至身無完
衣不恤也雖少而急養不得不棄武而終不以武夫
自處所交游皆一時英傑以此不免招誘而亦爲諸
公所重原其志行清慎氣節軒輊立朝四十年大典
州符五仗閫鉞前後所歷幾七十餘官又多西班牙極
選也其中見稱臆窠者亦不爲少而所在兢兢洗手
絕苞苴杜賄賂以至京邸鄉舍俱不贍往往公私可
貸家屬或乃怨詈而公處之怡如也心德所孚感及

人畜卒之日部曲皆泣所乘駿馬亦長鳴以涕致祭之文并於是及之異哉乃若丙子以後天地翻覆公固有一洗國恥之志及孝廟初服延攬山林為十年生聚大可以尊周攘夷小可以閉關絕約則尤庵宋子李公浣又偉狀時望之首矣公以遐方下土一个身得出入其間庶同許驅馳雖賊臣所甚大事貞裂而上心簡注晚更獎用則天不悔裕寧陵已復土矣今以李公浣臨歸自代之請觀之亦可以仰窺孝廟知公之明而時移事變觸處刺謬公又未七十先逝矣清人之虎視天下亦于茲一百四

十餘年矣想其齋恨九地終古猶視而一家文獻始一綫靡章往有司導寺正洪南立固銘其墓而又怵於時諱欲吐旋吞遂使公本心大義不見白於來世哀哉痛哉公有二室并封貞夫人初配寶城吳氏震女乙酉四月十三日從公卒于寶城內衙芥竹山先塋後配羅州羅氏守門將珩女肅廟甲戌十一月二十四日後公卒三十一年而卒祔公墓二夫人俱無育以仲弟義禁府都事必遠第三子通德郎安忠為後側室二子安天安命也內外曾玄共若干人今爾欽長子尚麟與胤錫善使爾鐸子啓麟來屬以狀

行曰舊狀佚矣碑文疏矣子其增定可乎嗚呼公之卒已一百二十有六年矣生晚識淺其何以發揮幽潛狀當日知公之深上而有孝廟下而有宋子李公斯足以有辭百世而孝廟既定議世室而宋子則追享廟庭矣李公則特命不祧矣惟公同德豈下於李公而公乃泯狀無聞此胤錫所嘗戚者輒據朝野睹記參以家藏文字謹叙次如右以待當世學士大夫好古論世而請加以爵謚俎豆者攷焉謹狀

慕邨金公行狀

已酉

公諱漢光字子潤金氏本全羅道光州牧西一洞大族洞出八平章因名平章始祖興光新羅神武王第三子知國將亡逃是洞追封府院君今有遺墟碑傳高麗甬于軾功臣司空吉左僕射順狀元平章事文貞公策平章事致仕貞俊至平章事文安公良鑑入宋游疑祥池蘇文忠軾贈詩見本集又傳平章事忠貞公義元中郎將同正贈同知樞密院事珠永別將同正贈知門下省事光存贈平章事大麟侍郎致仕良簡公璉侍郎貞景公士元至大提學章榮公稹則沙溪金文元先生長生所共祖者復傳判書光利判

書仁甫 本朝縣令承吉寺正五行副正命元至
光陵參奉敦睦齋麒麟生員蘆溪景熹仍世德學嘉
隆間名流也蘆溪子文科佐郎弘宇丁酉素沙之捷
接伴 天將解生等寔公高祖曾祖通德郎汝聲祖
義邨處士南式用崇禎全節自高敞遜于古阜郡聲
浦面毛助里考市隱處士履成 肅廟己巳自廢郡
誌其孝妣牙山李氏副司果英震女牙城君碩蕃五
世孫本生李考履綏三十卒李妣慶州李氏日新女
主簿 贈參議續超亭成白孫益齋文忠公齊賢後
二妣俱賢孝妣孀居同室二十年無間言李妣以

己巳二月十五日亥時生公于毛助里第十一月季
考卒伯氏夏光三歲公纔十朔而寓鄉又鮮飲者丙
子考復捐背丁丑公奉祖妣柳氏及李妣命承宗事
戊寅柳氏又卒自是公伯季穉子已極幸鞠于二寡
毋泣血以爲命猶兢兢慈訓不敢以無父爲解初從
柳氏本家從孫東翼就本郡權進士樞學東翼自其
先曾祖處士諱明易受 孝廟春邸密詔不肯仕以
來家學已有所傳而權又青霞克中兄弟家詩禮之
教公實孺柔及壬午癸未間稍童年矣又從柳慕庵
翼明就柏溪殷先生鼎和學于泰仁東邨之壘慕庵

亦柳氏本家從孫而相溪門人也相溪即念修齋柳
公晉錫籍巖文節公希春玄孫西歸李公起淳門人而女壻也嘗與慎獨齋金文敬集往復西歸亦丁丑後不仕明禮見稱于尤庵宋子及寬谷崔公瑞琳門人有文行
授徒冠湖南公執經數年奈母老闕養雖不及卒業
而歸而淵源之漸不可誣矣公天賦慈祥儀觀秀整
而發諸言辭通暢厲舉不務為驚世絕俗之行而一
主忠信言不疾色不遽平恕循物篤厚退讓不一露
圭角尤莊敬謹密雖稠人廣座恒儼狀若思其論事
娓娓本末大小無遺如宿究者因才設教不嚴而威
又善於因事導人故善者樂聞不善者無怨所在敬

頭不免憤憤此其不知為知之弊也允文幼好讀書
臨沒語人曰世寧有好讀兒子吾畏庭訓其或出外
則恐其徑歸樹影葉聲渾疑警效自不覺對冊耳公
又每夜舉湖南人物族派以廣兒輩聞知故允重於
氏譜頗博公于程式之文非其屑也及允貞允文赴
試數邑必設席正衣冠臨寫四祖單子繙封不或怠
因令躬往錄名印券不聽代人有少年抱子則曰教
育初不在是因之成習漸次溺愛兒必狎恃而教不
行况目下所見不敬而褻聖言所以不可易也一小
兒氣頗不羈亟授論語使知為學務本之略兒遂一

變爲沈殺者嘗葬幼女洞中有後生爭地稍不遜而
止後數月後生來賀歲遇之若平生允貞言彼未謝
罪不必經納公曰其來必其悔爾不當申說以傷舊
情也乙卯郡守洪某尚州詩人也下車興學用巖俗
擇儒士清謹者分視秋災畢而勞飲一鄉曰十九面
中聲浦最井井有條理公謝曰同事者之功也丙辰
春約一洞八九里上中下一百一十餘人立契賻喪
率一十文葬率二文雖乞辦無淹闕散聚有法迄今
五十餘年無廢嘗涖鄉校及遞旣以傳于交承又別
錄器服書籍錢穀經官印藏畱後公十餘年人莫不

賢智公者公於士農工賈各以其業問答又必依老
少慈孝爲訓如嚴君平人皆盡情傾服里有禮論若
他爭端必來請判多不赴官一士人以一悍氓方早
爭漑作樓訟于官請治氓對官訴曰其時某爺適過
其所不敢偷漑是以無罪其藉公重亦見公乎物之
一端也公生計清寒而不以私自累有陳田一段在
高敞故庄本價無多而時價稍高將宅則尤高有族
人欲宅第請買以時價公曰且先宅可夫旣宅則曰
一家事只以本價可矣一門義之凡財利不毫介意
多此類外戚李護軍慶老年八十公以時候之其子

薰亦望于鄉退與終夕其家奴老慧語其輩曰兩翁
只說義理令人不厭思之真一世士大夫也公素不
與富貴交游鄰邑有朝士來謫者衆奔走不暇而獨
曰吾所不親何必見也於是京外黨伐大張有當座
峻論而公則絕不與只以至公賢者曰賢而已善事
曰善而已此實寬谷拍溪法門一脈而今聞所薰大
小無復異辭鄰里有過者亦恐公有聞其至則不及
言已慙慙不安自首而去或春暖消搖前堤之上有
書齋兒童因沐獲小龜三十頭欲燒食之公訶止曰
藥用非得已也春月生物而無端暴殄可乎亟令放

水古云親親仁民而愛物其謂是歟辛酉夏季女子
三而夭而公氣貌日以瘠姊壻金墅曰子有四子奈
何以一女歿自傷公曰亦自爾爾允文一病既累月
矣壬戌九月伯姣辛氏又寡居九年而歿一子甫弱
冠矣公固慟之自本郡富安面返櫬忽患胃痛二十
餘日無一言少及家私惟連叫姣氏未葬云疾方病
允明未冠獨侍呼之近枕曰家貧余且歿若等將何
聊活竟以十一月五日戌時卒壽五十四允重血指
竟無効十二月二十四日葬于興德縣二東面魚龍
浦午坐之原配孺人竹山安氏國贊女隱士堂社女

孫參判超後生已巳十月十五日與公同庚有婦德
後公二十八年庚寅十月三十日卒壽八十二有四
子一女子長允貞有賢行次允文孝友好學後公七
年歿得年三十四次允重博聞勤誨卽公病血指者
季允明女婿金應瑞嗚呼公乎質美行篤不華而樸
衆善所具公議自歸雖其遐方下土田野之間不以
功令自見而全天之賦亦已懿矣彼一時徒文者何
足道哉試以輿誦質之本郡朴君乃賢曰公開心見
誠如飲醇醪雖再三見之餘薰襲人至今不覺心醉
雖與公子善終不能忘公也黃君佾語人曰公行中

倫言中慮古黃卷中人也我國取人不古世鮮知者
虛老惜哉井邑柳君恒遇允重亟曰戊戌哭舅母高
敞而公亦至戚戚相慰有親戚禮誼羅州一士人亦
相語賢公之正直至若興德之鬼湖李公玄一早游
我叔祖龜巖先生門下叔負士望非阿好者其爲公
相締二十韻又盛道夫明義利謹是非洞冰壺堅鐵
石而纚纚焉若寫真狀一洞父老亦嗟咄齊聲曰某
甫不淑吾何生爲庚辰允貞以鄉校微文忤姦吏陷
巡營廉問稱以豪強滯囚累月鄰人有偶過百里外
旅店者遇一衣冠在會中相語曰不獨其人之冤其

先人亦賢者可哀公之卒已十餘年矣天理在人人
心不泯不多日獄果免異哉則公之存沒得此聲於
人而視息然鐘鼎饗饗軒駟之流不翅倍徙而千百
者不亦真是天爵之尊榮乎公于是可以追朕自安
而孝子慈孫之心亦有以胥慰矣乃者允明氏博采
聞見為遺事一通則信乎惇史之遺而非子孫私語
也明矣而命其姓性王性澁余所游者屬狀公行胤
錫生晚識淺重有朱夫子臨老瞽左之疾固辭累年
終不獲命性澁比又致季父之辭曰子既為我敦睦
齋蘆滂義邨而隱四祖文字而又有婦人焉是我慶

州李妣并勞子良苦倘先考狀不及早成吾老矣子
亦非復少日奈何願蚤蚤成之辭甚悲可動因獨惟
念當公之世其朝士長弟謫鄰邑以正而不以邪者
有若朴公師益洪公禹傳金公致庵之于泰仁尹公
鳳朝黃公璿之于茂長黃公梓之于本郡也大約皆
斥背師扶建 儲之故爾則公雖葺布亦丁丑巳巳
兩世名義家也豈或不願於黨籍之光華哉昔我曾
祖醉隱公答李西河敏菽曰道苟同不面而面公之
不見亦必不出乎此不朕則其何以承先而垂後噫
是未易與夫人道也輒參此壤宿聞敬叙次如右以

侯百世大君子秉筆及德者採焉謹狀

桃源道察訪柳公行狀

已四

本贊全羅道興陽縣古高興

高祖考諱河 內資寺正 妣淑人高敞尹氏

忠武衛萃女直提學汝衡五代孫

曾祖考諱宜誠 武科水軍節度使 妣貞夫

人安岳李氏史曹佐郎希舜女

祖考諱春發 武科行寶城郡守 贈兵曹參

判 妣貞夫人星州李氏乙巳名賢禮曹正郎

贈史曹參判燭女

考諱東信 通德郎 妣恭人靈光丁氏希閔

女生員琦孫

公諱鐵堅字汝壽高興之柳自高麗戶長英著于譜
歷六世都僉議政丞清臣始大其孫誠齋濯亦政丞
八元討張士誠名聞天下正陵之役忤恭愍被稽我
太祖夢而哀之追謚忠靖是祖孫俱見史傳又四
世即高祖寺正公也始因婦家寓高敞水使公葬坡
州參判公才全文武萬曆丁亥守寶城郡倭賊犯邊
鹿島萬戶李大源戰歿水使沈巖坐不赦誅因被郡
民鄭侃所誣謫慶源戍子以將才可用與李忠武舜

臣等同宥不復仕築臨澗堂于縣東澗西又築觀瀾亭于興德縣西長洲之東漁釣琴書以自娛權州州韓白承旨惟咸休庵仁傑子林監司惜初名傑諸公各有詩紀之事載縣誌有五子長東立文科正郎壬辰扈聖從勳一等葬坡州府參判公舊許即副提學素隱慎公天翊婦父也次通德公勤學篤孝父病祝天血指既葬居廬不勝喪縣誌其孝次東榮武科萬戶壬辰之亂戰歿嶺南 贈訓鍊院正次東美季東輝生員禁府都事阜游沙溪金文元先生長生門下癸亥請 社從勳一等後 贈左承旨一兄三弟皆無子

惟通德公有子妣靈光丁氏亦靈光大姓五龍洞故家而副提學白麓辛公應時婦姪也以萬曆癸未宣祖十六年七月十七日生公公天恣魁偉夙襲庭訓忠孝謹嚴制行卓然而季父都事公齒不甚絕相長大資學業出處義理靡不諮謀人稱大小疏又從戚叔大司憲丁湖辛公慶晉伯麓及姨從金苔川地粹游聞見益廣己酉參判公卒庚戌七月通德公又卒公居喪如禮時參判公舊許在坡州未遷而南爰以附南止展省奉母居高敞志物咸備後丁憂別葬于寺正公兆次而參判公繼又移葬其下云乙卯中

司馬年三十三為慰悅母心尋除 昌陵參奉居官
清謹軍肄刻石頌之 陵官有碑實一世鮮觀顧光
海昏亂仕非其志未一暮棄歸天啟癸亥三月 仁
祖靖 社甲子正月賊臣李适以關西兵犯 關
上幸公州 仁穆大妣轉幸全州公聞報大慟與靈
光郡守元公丰杓後封原平府 院君八相及郡進士辛公惟一
等協議一路分九都會邑而公為本縣都有司大募
兵糧列邑響應兵且發而适已誅乃以請補軍需而
退事載近行湖南募義錄屏濟尹公鳳九漢湖金先
生元行兼山俞公最基並褒以序跋丁卯正月金虜

以叛帥姜弘立東搶至平山 上奉 大妣幸江都
昭顯世子分朝轉至全州沙溪先生奉 命為湖
南號召使倡南士舉義公與寶城安牛山邦俊光州
高正郎循厚霽峯敬 命子奉仁金鳴川灌御朝許進士 號
柳希魯 李爾瞻 朴承 承 院 赴之立差募粟有司管興德縣 呆等後 享武城書院
募粟事以 御供軍興之之為急募兵粟分輸于
行朝及戶曹無幾虜媾成相率而歸辛省齋應純盛
稱公前後如一為 國司尚云 朝廷義之特授桃
源道察訪此亦當世華選而終不就丙子三月金改
號清大舉粹至 上與 世子幸南漢被圍 廟社

中宮 世子嬪 元孫兩大君以下入江都有哀
痛 教出自園中公與季父都事公並自為都有司
竭力奔諭廣募丘糧則李雲崑興淳崔昫齋瀘梁據
梧曼容柳白石楫諸公在礪山義廳得助甚多莫不
噴噴丁丑正月兵至清州則江都陷而南漢已下城
矣遂相向痛哭而罷道行丙子倡義錄詳焉而羨湖
金先生又序而美之公自是益無意世事重修臨湖
堂觴詠泓曄俯仰先故終身以自適其視世間浮榮
漠如也尤廉於財賦方諸父淪逝貲歸諸從姊妹或
勸以還推公曰若如子言是或一道幸猶有餘饒以

清寒遺我子孫不亦可乎聞者伏焉癸巳修族譜屬
姜正言時做序之是柳氏舊譜也 孝宗乙未二月
二十七日卒壽七十三葬茂長縣治北梧里面中浦
邨後壬坐之原有二配並祔同穴前淑人光州鄭氏
都承旨 贈吏曹參判士偉女生甲申卒甲子無育
後淑人宜寧南氏忠義衛挺荃女副司直應井孫
國初相臣在及智後生丙午卒丙寅育四子一女子
長萬齡辛丑司馬亦 昌陵參奉則公所初仕也不
數月遞歸養母娶海美郭聖龜女次喬齡通德郎學
于權青霞克中前娶楊州尹徵女監司 贈吏曹參

判安國孫後娶僉知中樞咸從魚震奭女次松齡通
德郎娶綾州具致中女李彭齡無後女壻進士全州
李時輝側室一子鶴齡為人不羣娶進士光州金伯
生女是文正公同春宋先生浚吉內從妹也以下不
盡記大約文行相尚不失公遺訓而城隱公即喬齡長子翊
夏之二子海六歲孤與畏庵即翊夏長子星宗之子光迪也并處
湛樂齋無間親兄早廢舉肥遯旋以宗事為念而歸
及畏庵長子生員永觀沒無子亟命仲孫寅彬嗣之
櫟泉宋先生明欽宰玉果也以元妣舊誼托子永履
俾承淵源之傳士林稱焉今永履氏謂我澆湖金先

生于櫟泉內外兄弟志同道合同則兩門人亦兄弟也
既申之姻好又謂胤錫素慕公風烈或者惇史之遺
乃命之狀行嗚呼昔五代祖考亦甲子丁卯與公慕
義之一爾其何敢辭因念公故家華胄博學敦行又
游於家庭朋友之間而後先 國難竟奮義有立其
不得少地則天也心乎矢歿與歿者何別况其輕爵
祿樂山水三慕大義終不自功克超朕遠引於丁丑
下城之後者微意所存尤可想也宜後來諸老先生
一辭特筆於義錄而子孫繩繩又蔚狀多賢尤庵宋
子序柳氏已酉舊譜所謂一直傳來久益不衰者將

復在是也歟易曰碩果不食又曰井冽寒泉食百世以俟斯已足矣彼彌文誣先之流亦何人哉輒撫觀記敬叙次如右以備大君子發幽者及焉謹狀

通德郎友琴堂金公行狀

已酉

本贊慶尚道義城縣

高祖考諱齊顏號竹軒 妣宜人南平潘氏進

士倚女

曾祖考諱晟 成均生員號思軒 妣恭人扶

安金氏進士資憲同知中樞應鼈女

祖考諱地南 進士文科司憲府持平號九峯

妣淑人順天李氏縣監思孝女

考諱八柱 通德郎 妣恭人平康蔡氏縣監

時欽女

公諱日晉字晉三義城之金始于新羅敬順王子義城君錫傳曰逸曰國曰景珍曰彥美曰襲光曰公祐共六世即龍庇高麗金紫光祿大夫太子詹事襲義城君有功德邑人祀于鎮民祠歷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宣朝顯大夫內盈庫少尹瑞芝奉翊大夫文睿府左司尹台權至居翼人 本朝授右議政不屈傳馬島千戶澹集賢殿直提學潛弘文館校理運

秋及直長傳顯世家漢京其歿夫人崔氏挈家南下
肇寓金羅道古阜郡優德谷而其子護軍 贈刑曹
判書顯娶生員 贈參判扶安金錫沃女即參奉梅
堂姑參判雲江啓妹也生四子伯齊閔文科寺正號
鰲峯學子一齊李先生恆仲竹軒公于公高祖從舅
雲江游文靖河西金子麟之門德行為時輩所推思
軒公師忠烈霽峯高公故命有氣節丁巳生員不仕
仁川下公成振為記其軒甲子李适之叛借一路士
林募兵糧以義事見湖南募義錄屏濟尹公鳳九漢
湖金先生元行兼山俞公最基并褒以序跋九峯公

夙以文學為權青霞克中鄭東溟斗卿林閑好堞諸
公所誦 仁祖甲子進士薦授義禁都事昌樂道察
訪陞戶曹佐郎戊寅 庭試乙科歷工兵禮佐郎間
兼春秋記事官辛巳以司憲持平排僚議獨 啓斥
吏曹判書南以雄在昏朝托權奸酒色狂靡營建苛
媚與夫因從兄以恭冒得大司憲事狀以恭之奪文
正清陰金先生尚憲銓柄者崔鳴吉之力也以恭以
雄一隊由是積忤坎坷七八年僅得戶兵正郎兼春
秋記注官成均直講茂長縣監而終清議階之東溟
寶銘其墓通德公文行亦著人稱厚德長者妣蔡氏

亦故家 肅廟之復 仁顯壹位有武人末官疏論
首相南九萬自托汲長不亟將順之罪為夢窩金忠
獻昌集所敬禮權兵馬節度使者其弟以章是也內
外名德既暴著一世而公以 孝廟十年己亥二月
七日生有異表嶷嶷不羣見者以為千里骨相七八
歲占聯對語必驚人稍長聰穎軒昂文辭夙就沈鬱
紆餘操筆立成而尤長于駢儷踰弱冠連捷大小解
顧不以自足立心制事必求諸古誼儉流推畏期以遠
大其奉先事親盡禮無違訓子弟必先孝經小學乃
及諸經曰苟徒讀不實踐則鸚鵡之言語馬牛之襟

裾耳居鄉接人温温如也如其非義雖尊行大年必
喻以義理改而後已人有過者相與戒曰無使金公
知之凡有訟不之官而之公其見尊信類此於是遠
邇親疎貴賤鮮不被誘掖善良者素忼慨自厲往往
發之詩其詠松曰參天直幹鬱蒼蒼連抱奇材合棟
梁世之良工誰剪伐空令志士起嗟傷是因而自道
也其追憶南漢曰憶曾丙子年間事志士忠臣淚未
乾天命再歸朱氏子行看恢復舊長安又曰 聖王
方深拊髀歎時危誰是濟艱難 天書若起金堂老
鐵盡凶酋奏凱還公因潛心經術間以弦歌榜其堂

日友琴而 肅廟甲寅乙丑間 皇明舊將吳三桂
及其孫世璠先後與孔耿連兵伐清秦楚蜀吳越響
應清出兵力僅抵于定公之此詩其此時作歟年未
三十已以老自稱則其自任之重重可知已時與有
文正尤庵宋子受 孝廟之托承朱子之統明天理
正人心拒諛辭闢異端而春秋之義已亥之禮厥功
偉狀實不在朱子下顧公親老且病雖未及請業而
屢度問難實有觀感者深矣及尹拯背宋子與庚申
護逆者合而已巳四月 仁顯為內人張氏所篡王
禍先後絡續六月宋子自濟州行至井邑縣受 後

命距公里十里所仲父鼈柱季父元柱并趨哭公適
病甌不克行力疾扶起南望一慟失聲有詩曰棟梁
已折泰山頽林下衿紳訛不哀一部春秋尊攘義應
陪 寧考講泉臺其悲慕之誠真一字一涕也自是
睦來善閔黯柳命賢等柄國尹拯起大司憲而世道
無復可為壬申公偶因鄉解至漢京先就 仁顯遜
居門外大哭而退以十一月二十八日瀝血投疏累
千言由淺而深由婉而直雖其不片姓名如詩人誰
秉誰為之辭而句句言言無非所觸於奸黨也其略
曰臣身雖藿食心切傷時竊跡往史以證今日施政

之仁莫如我 殿下恤民之誠莫如我 殿下以若
所為宜會其效而若之何仁愛之天轉為威怒矣望
治之民變成愁怨耶治平無日衰亂有形而言路杜
塞下情莫達忠臣們淚志士扼腕目擊時事可言者
非止一二而姑以當務之急者為 殿下臚列焉臣
竊伏念旱澇相仍霜雹失序凶荒之慘振古所無富
者既急貧者可知散而之四十室居九監司則付之相
忘廟堂則略不加意獨使 至尊日夕焦勞早田水
田之給災壓歿滄歿之加恤皆出 特教賑赦之政
一日為急而廟堂諉之賑廳賑廳漫不惕念願 殿

下特命有司克舉荒政設糜頒糧得免捐瘠之歎臣
竊伏念軍民納布之類減捧其半其半則待明秋夏
捧今年所減入於國用者既以他物移用則雖不徵
之亦無所損而飢饉之餘又責年前之未納則是無
異於倍徵願 殿下特命有司今年所減永為蠲除
臣竊伏念養兵所以應猝徒存虛簿與無異異今之
兵固多精壯而歿逃並厠其間通計八路其數極多
按名徵布不遺一人此豈仁政之所忍者乎凡今氓
庶孰無身役自己軍布已患難辦而歿逃之布亦為
替納侵一族之一族困切鄰之切鄰每當納布一國

大半騷擾 朝家非不知之而終不恤者重其布也
其布之於國用不翅馬體之一毛而生民怨痛不但
剗肉而流血可不思變通之方乎願 殿下特命有
司明查及逃絕不徵布則臣不勝幸甚臣於今日抑
有所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己者請冒萬死更申一言
嗚呼毒霧漫空四年不開淫虹見冬逐月斯生宜靜
者地而地道失寧當蟄者雷而冬月揚聲其他星官
報祲難以一二而數無非危亂之象警告之切至於
百穀不收萬姓將盡而以 殿下之聖 殿下之德
致此驚心慘目之災者 殿下亦知其所以狀乎朝

廷者四方之根本而今日朝廷不可謂正朝廷不正
則四方不治四方不治則民生日困民生日困則愁
怨成沴愁怨成沴則陰陽不和陰陽不和則年穀大
侵年穀大侵則民失其業察影推形其理甚明此正
君臣上下一心修省以弭天變之日也 殿下今日
上畏天戒下念民事供御之物大半減除臺殿之間
絕無營繕對越懷保足以感動天地凡為 殿下之
臣子所當仰體 聖上之心克盡節儉之行冀回天
怒弘濟艱難而日夜之所經營大小之所籌畫只是
第宅之宏麗輿馬之肥澤服飾之華靡器用之奇巧

轉相慕效仍成習尚至於荒淫無道傷風敗俗之境
試以委巷之所嗤笑通朝之所共知者言之或有一
宴浹旬歌吹沸天紗燈引路夜以繼日或有劫買故
名相第宅東西增益窮極崇侈或有一歲之中兩辦
甲第一區之價俱費千金至於大官小官之結構修
營務爲壯麗宴樂放辟靡所不爲者指不勝屈噫
聖上減餼於上而臣子酣樂於下 聖上輟作於內
而臣子木妖於下其可謂君臣上下一心修省以應
天災者乎尤有甚於此者君之路馬猶且式之况於
供事掖庭之人乎因一細微之爭鬪打掖庭下人恣

擅無忌長此不已何所不至掖庭所屬雖有重罪必
啓稟囚治此乃 祖宗朝已行之規也今則視若
私賤任自棍打幾至殞命賈誼所謂陛級近地者不
幸近之此果嚴畏遠敬之道乎嗚呼內奴是訟所關
幾何而 榻前陳達不翅縷苞苴之簡至於 上
徹而終歸掩遮不克鉤得一訟立落固不足論而竊
恐自今以後賄賂益熾賊污難禁也且凡設科之舉
勿論大小文武其所出題試才必須十分慎重以盡
公正之道狀後人心可服而國體得宜曾聞故老之
言則以題被罪者前後非一可見其可慎而不可忽

世千百年事跡千萬卷子書可題者何限而今年一
所監試詩題之出世國言籍籍謂宜罷榜乃三公不
言兩司緘口人心憤惋至今未已公共之論其可遏
乎臣於鄉解亦幸八格而公憤難抑不暇私計願
殿下勿以已過而置之必令罷榜則人心可定矣至
若水原設科此益出於 聖心之收拾人心者也奉
使之臣親承 聖教則所當竭誠殫慮以盡公道而
竣事之前人言喧傳主司之臣一有不謹損國體乖
人心如此則豈不大可寒心哉嗚呼可駭可愕不止
於此有心者皆憂懼有口者咸欲言而若有一撻時

議則臺諫先擊大臣繼發惟恐 殿下之萬一覺悟
交相掩蔽雖以 殿下之高明乾斷亦沒奈何思之
至此未嘗不膽寒而骨冷也竊念自前遇災則必下
求言之 旨以來四方之言而式至今日天之示警
有加於前而求言之 教猶至今不下臣竊惜之願
大開不諱之門勿間朝野之言兼聽並受克恢採納
之道臣以草野寒蹤素乏知識憂愛之忱出於天賦
危衷所激不忍含默一字一言無非時諱固知言出
於口禍必逮躬而臣少國治是少賢於生也伏願哀
憐而省察焉其曰毒霧四年者以 仁顯之遜私第

也其曰陰虹逐月者以張氏之褻非位也其曰任打掖屬者謂其本於廢妃也其曰宜罷科榜者謂其恣於引詩也公之言於是乎深矣直矣百世之下當有知言者矣疏既入傳曰觀此金日晉上疏則托以進言用意不正醜詆朝廷無所顧忌良可駭異也所當施之儒罰而姑從寬典治之以不治此疏還出給俄因承旨構誣下備忘記曰朝者幼學金日晉之疏藏頭游辭請張闔闢而要其歸宿則不過曰朝臣不恤民隱不顧國事耽宴樂侈第宅也擅用棍罰恣行威勢也循私蔑公壅蔽聰明也造意巧密遺辭危

險令人有所不忍正視者至於監試詩題之事其用意尤極叵測蓋此說者著見於詩邶風之篇而細究厥意斷狀無他其熒惑天聽甚間措神欲售嫁禍之計者至此而益透露無餘矣如此日晉之輩予非不知夫施投畀之得宜而既已洞燭其情狀堅定其好惡則草野腐鼠不足掛齒故出給其疏治以不治矣今聞承旨所陳不但辭嚴而義正此人假託鄉儒行已無狀予始覺前者處分之失之太過也夫不可還給其疏而止金日晉遠定配一以嚴懲惡一以熄邪說是十二月二日也得配咸鏡道茂山府聞

命卽行五日至抱川縣監許淑餽糧饌七日至金化
府使洪瑛待之厚八日至金城縣令俞集一餽糧饌
借馬十日至淮陽府使尹以道出見餽酒及糧饌借
馬十一日過鐵嶺十二日至安邊府使柳公成運禮
貌甚欸餽糧饌借馬十六日至高原郡守李壽民待
之如安邊十八日至永興府使尹就五餽糧饌借馬
公以爲意外也二十日至定平府鄉校助糧鄉廳借
馬二十一日至咸興府病留六日判官尹溥餽糧饌
亦意外也巡營中軍李弘聲鄉校有司韓九潭李亨
白朱汝止等餽糧饌布匹借馬文青二書院有司及

韓文川某韓直講某韓察訪某并來助糧二十八日
過咸關嶺至洪原縣監崔鎮漢餽糧饌借馬錢以酒
甚欸亦意外也鄉校有司韓世琦又爲之助糧二十
九日至平浦驛倉吏餽朝夕則亦崔鎮漢令也三十
日至北青府留至癸酉正月三日南兵使李世選虞
候朴守彪并厚餽鄉校有司全言行全繼曾李瀛翼
劉汝宗韓昌基李瀛翼張一興張九興等餽麻布四
疋判官金公時傑文簡農巖金先生昌協族子而門
人也時黜補本府除夜與其子出見餽酒申以藍衣
一領曰此戀戀綈袍之意也子須服之無忘故人又

餽糧餼借人馬五日過侍中臺至利城縣謫人尹愿
握涕有贐六日至谷口驛察訪申光翼以生辰置酒
月波亭邀請甚懇公曰未安乃撤樂更請不得已暫
赴光翼以為固執令各驛私通借馬亦意外也八日
過磨雲崩東俯大海自謂壯觀至端川府使洪受漸
上京先遇于高原令鄉廳助餽借馬鄉廳座首南某
既奉行甚恪又有私餽至欲張樂以慰云十一日過
磨天嶺南止九十九曲十步九頓十二日至明川府
趙判官正紳拙修齋聖期子也時謫同舍下庭握涕
不自抑留過一日別將餽美餼一一躬審又出大學

或問一部為贐而書其尾曰古之人送者必有言行
者必有贐今於兄送何以贈言行何以為贐披出舊
篋有一部大學或問此是朱夫子一生用工之書也
格致誠正之方脩齊治平之道盡載此書願兄為軫
惟疾之憂逢屯處困利貞益亨勿以窮愁憂戚傷損
榮衛惟孜孜旣旣著實下工以為他日需用之地况
且言忠信行篤敬可行於蠻貊之邦聖訓甚切以此
書贐兄之行以此言送兄之別惟兄勗哉勉之因吟
古詩不堪同望太行雲共作逐臣君更遠二句拭淚
分子曰世間難堪說有甚於此哉時留四日府使辛

曩病不出屢請乃與趙公入見是上元夜也既退有
妓五六人以官令躡至以慰而公與趙公相約不一
近曩聞之戲曰二謫客心腸堅固如此可作逐臣也
遂餽糧餼借馬繼以送馬十七日過鬼門關即鏡城
府南一百里雲加委廢院也十八日至鏡城留三日
止兵使某在鐘城府行營未歸而本營軍官柳胤興
餽糧餼判官李三碩出見亦如之二十二日至富寧
府使金一夔餽糧餼亦意外也路遇城津僉使河海
雲送人馬二十三日至古茂山二十四日過廢茂山
至新參驛峻嶺四塞樹木參天如入深窟中二十五

日始至茂山府配所距京一千九百三十里府使李
天根致凡其甚款又出見送餼豐山萬戶某來見會
寧府使李公弘述專伴書問優餽後又來見鏡城判
官某來見止兵使遞歸優助以糧輸城察訪某來見
又餽糧餼而鄉廳及鄉士蔡姓者居多并餽糧餼承
政院書吏傳諭止方各邑者亦餽以麻紙糧餼時有
全義士人慎大谷後尹自己已為其師打愚李先生
翔上疏鳴冤先謫本府住邑外遠村為公來見餽二
雉益打愚即尤庵同春二宋子高第而甲子尹拯之
肯師首以書告絕又以清州天安二大獄為黯黨所

壽繼允庵瘦歿于禁府而從孫文正陶庵先生釋紀
其實者也凡公謫路覬問與夫非類稱以意外者今
皆撫日記不以刊落亦以見公之一疏為一世公議
所與者爾公在茂山二年則甲戌 肅廟大悔悟
仁顯復復中宮而張氏廢黜黨悉伏罪於是公以四
月三日首蒙 特命與允庵諸賢一時仲宥公既歸
侍庭聞息交絕游用琴書花卉自娛逍遙吟詠視一
世萬變若無足與者辛巳張氏竟以蠱 仁顯賜歿
而南柳尹崔之徒祖述睦閔柳遺醜因為壬寅戊申
之厲階卽公一言又果大驗而公已以癸未十二月

十五日卒于正寢壽止四十有五遠近士友知不知
莫不嗟惜甲申二月葬于優德山先塋良坐之原時
考妣並篤老在堂後丙戌考乃卒庚子妣乃卒配恭
人全州李氏參奉東耆女先公十九年以乙丑卒葬
廣州吹笛洞坤坐繼恭人鎮川宋氏兵使文徵孫先
公六年以戊寅卒葬陽川縣訥語里卯坐李氏有一
男普潤宋氏有二女婿宋禧孫洪鎮東普潤有二男
長維寬早從陶庵先生號誠齋亦曰萬宗庵因所居
里名而寓一心萬化之旨也學成行尊士林推之故
諭善朴公聖源以同門銘墓季維寅號省吾堂副室

有一男維弼嗚呼公姿英毅濟以學力一時交游屬望甚重或比秋天之鷓鴣或比大冬之松柏用能以眇狀一布韋愛君而憂國嫉惡而斥邪廩廩乎古之遺直之風焉若使出為世用不止為草野之清議則民彝可扶國論可定如己巳甲戌之事亦未必遺毒無極而時之不淑一命不到甚至五十之年亦未及滿惜哉天下不治清議固已在下而吾湖南一路古稱多清議故公之世又有南原生員金公裕慶之輿觀請討趙嗣基茂長姜公敏著之請斬南九萬咸平李公仁華之持斧請誅張氏諸黨先後四疏可與

日月爭光噫其盛矣狀細而論之姜公既不獲諫而尹圃巖鳳朝踵農巖銘之則幸哉金公不徒不諫而生而褒官沒而祀鄉又未為不遇也惟李公朔州三朔之宥視公則過而血胤旋絕不及公後之有賢是公與李公不無少反而其不及表章則同耳不亦尤可惜哉顧嘗聞之陶庵先生頃語萬宗公有曰吾兒時猶及尊王考承拜而欽豔之及壬申一疏出而名聲益殷殷一國時吾年十有三矣目見諸長老束疏本讀之無不稱賞吾亦從旁默誦幾過半矣因誦五六行曰年歲雖久吾猶記之不忘又曰當時劄劄薰

天而敢死叫閻莫悟 天聽其忠憤節義尚令人稟
狀而公道孔塞竟未褒揚將泯泯草莽寧不慨狀吾
病或間富有以發揮也萬宗公感泣而退記家庭聞
見有非子孫之私者以俟而先生棄後學矣萬宗公
亦不幸繼之矣胤錫之愚雖喙長三尺其何改於先
生之評哉噫先生一言真尤翁以後第一華哀之矣
彼浮雲人爵曷足道哉輒據朝野流傳參以萬宗公
文字敬叙次如右以備百世之下更有如陶庵先生
者出而採焉謹狀

副護軍松齋宋公行狀

庚戌

本質全羅道礪山都護府

高祖考諱壽 學生 妣金氏

曾祖考諱希福 部將

祖考諱夢瑞 通政大夫

考諱時獻 學生 妣澹尾張氏

公諱日中字文明宋氏本礪山大族始祖惟翽高麗
進士始免鄉役是生淑文始仕政堂文學是生希植
三字是生松禮有名節誅逆臣崔誼及林行子惟茂
迎元宗于蒙古即位冊勳封礪良府院君官至侍中
謚貞烈麗史有傳是生琰軍簿判書是生元美少尹

是生珣部令是生公孫亦部令是生復八 本朝生
員文科判夫事葬全州府西金川是生自殷判事是
生貞慶始居金堤郡自是不振歷祖榮仁良至之安
即公五代祖也世有隱德不仕公以崇德五年壬申
我 仁祖十年正月二十一日己丑生于郡之白石
面斗嶽山下山本翠密先忽自童至是一鄉異之以
為是古所謂崑山枯三蘇出者也公資稟醇粹望若
仙鶴幼已孝友事父母處兄弟咸盡其道稍長從外
傳學不須臾離側不游戲逐隊當滄江趙公涑知郡
也又得早游其門如陳北溪師朱子故事餘力攻詩

見疇場屋而尤以筆家大噪蓋公考庭訓既篤而大
備紙筆墨無或少闕雖農耕孔棘亦賣牛供費公則
日夕奉承不敢懈嘗樓興福寺夜讀書書用筆和
水日用水四盆三遞經年既久寺樓三間數百板受
水自腐至今傳為美談其待親癢也時值初冬醫言
是病風濕宜急用小龜公不避風雪號泣水上破冰
裸投果得一龜亟效而指爪因以瘃落 顯宗庚子
丁外艱柴毀踰制廬墓三年癸卯妣臨終口苦索梨
而市遠伴遲竟不及公自是終身遇梨輒涕泣不忍
食既丁內艱又盡制廬墓首尾六年哀痛如一日廬

只草幕一間不蔽風雨不避寒暑距家可十里必自
炊上食一夕所冀醬之不得不衝夜歸索忽有鬼火
如燭引路至家而止噉粥多時肌膚枯黑氣力屢屢
難持而哭泣猶不絕遠近莫不感泣及服吉祭廟期
在不遠而有牝狗先已孕矣公每語之曰恐汝臨時
而乳使我廢祭狗果乳于隣家每朝冠帶謁廟雖老
不廢兄弟三人同堂寢食和樂且湛扁其堂曰怡怡
宛然楊播家法云己酉捷鄉試兩場中生員三等主
司有知筆法者得公券大書筆字以表之聲名益章
有竝薦公才行者 肅宗八年壬戌七月初 授將

仕郎北都參奉九月加從仕郎十一月加承仕郎又
加通仕郎癸亥三月由啓功郎加務功郎六月由宣
務郎加宣教郎即 太祖 太宗加上謚號祭官
恩例也凡月換 授 睿源殿參奉殿在咸鏡道永
興府即 太祖御容所安也甲子二月加承訓郎陞
司饗院奉事公固不樂旅宦尋南歸不復出癸巳二
月公家以公年八十二乞 恩 判下陞通政大夫
乙未十二月送西銓 授折衝將軍行龍驤衛副護
軍先時薄游漢城時相許積有孽子賊堅恃其父體
府兵力締羣凶謀戴楨柵公有從子德周旅力武藝

冠一世適中武科鄉試赴覆試堅聞其名脅令招致
則公奮曰堅之心路人所知大丈夫豈忍遽從遂令
德周托疾灸之遍體以示不可用人或疑其太過及
庚申堅等伏誅鄭判書亨益素所稱服後為文祭公
有曰逆堅抄勇灸姪示病正指此也郡有碧骨堤實
湖南巨浸剗自新羅中經湮廢 國初觀察使朴礎
重修十里堰以灌傍近列邑而又架大江以通于臨
陂沃溝有年龍怒毀兩所水乃橫潰漂沒民戶田地
無慮六萬既積年傷農天大雨又滄人無紀舉皆搖
散公甚閔狀曰吾窮而在下何以則澤可遠者乃傾

家財又以告方伯本邑鑿長渠三十餘里以復水道
民戶莫居田地復腴人之頌之名曰宋公渠益功不
在朴氏下矣一夜偷兒入室先偷衾衾又偷釜鼎行
且走公卧不起徐曰汝無鼎則不妨偷鼎若道服則
吾日謁廟者豈忍偷去偷兒亦感動留衾衾而去自
甲申七月約芻邑善養堂金公冑萬以下八人有齒
德者用香山白傳至道李文正元豐文潞公故事為
北老會于邊山之禪濟來蘇諸寺無歲不會各有詩
唱酬而公子德七跋于序尾公又手書傳刻為世所
寶原公筆法于草則始慕張東海黃孤山楊蓬萊諸

家而融而通之自成一家少無蹈襲于肆則有顏魯
公柳公權遺意而會之於韓石峯其題額大字又李
雪庵以後一人或徑可一丈逾大逾奇逾老逾勁如
古釵如怒猊觀者駭愕一國碑版多出其手宗室臨
陽君桓及前後赴燕者往往齋公書各體八會同館
清人與列國使价互相誇寶曰朝鮮亦有寶乎則曰
我東偏小無他寶所寶惟此書而已眾皆嘖嘖曰真
一字千金爭投金購之康熙王亦自命筆家亟取以
謝曰不意王右軍更生東土庚寅應 肅宗傳旨書
進松柏凌寒四大字以自寓蓄積既承 隆褒中以

衣會之 賜嘗為陝川郡海印寺僧題大字額號僧
不戒火一寺盡灰而公書大版獨超脫烈焰得諸崖
石間是又與楊蓬萊鏡浦臺壁上大書一飛字乘雷
風入海者類也都中有一富貴家求公書一字或以
銀十兩方公廬墓所為書者腕力視平日微減識者
謂之僧氣亦深賞絕人兩公於筆家既盡人功竟奪
天造以至名天下籍甚而顧自視欲狀不自居也晚
夏清高自厲肯構先廬庭有百年老松一樹亭亭日
道遙其下自號松齋開小塘盛植荷花中有小島植
叢竹即公少日所已自娛或陪滄江公以游者而老

又修築者也恒蓄玄琴一張銘曰松窓月白竹軒風
清朱絃手撫南薰正聲每一彈輒誦出師表間以歸
去來辭風流趣尚至今猶可想見益滄江學于風王
軒家庭風王學于牛濟成子牛濟又聽松胤子而聽
松道學非筆法之所掩狀其遺墨為後學珍敬亦不
貲矣滄江於此淵源既的而兼得聽松筆意有不可
誣則公之所受不亦于光有耀乎千秋在後其庶有
知言者否乎丁酉六月二十五日公卒壽八十八葬
斗岳先兆丑坐之原配全州李氏厚宗女育三男二
女男長德九次即德七端謹雅潔兼傳筆法次德一

世女長適李震邴次適柳載熙是鄉先生諮議白石
楫從孫教官盤谷棹孫內外曾玄共若干人不盡記
今曾孫啟遠介外曾孫金鑑彥承示公諸孫所草家
狀屬胤錫增定嗚呼胤錫之生後公卒十二年矣識
陋聞諉重以老病醫蹇其何以發揮萬一狀竊嘗奉
教于先子晚隱公已知公於先曾祖醉隱公文好不
淺以公所與我從祖龜巖公一書真本家藏者徵之
尤信童時又及見公孫有謙氏嘗為先子書六君子
像贊及草書略約公家法于茲四十餘年不忘者况
累辭不獲亦何忍終辭因念公筆跡胤錫所睹聞者

其真本則唐詩清明時節雨紛紛一絕也其石刻則河西金子筆巖書院庭碑及故統制趙公墓碣也其本刻則元老會詩文及茂長縣禪雲寺覺皇殿羅州牧錦城館之柳色樓秦仁縣鄉校萬化樓等處而柳色樓泥金三字世稱辟鬼萬化樓三大字卽向所謂徑可一丈者胤錫雖不習筆家而亦一二有窺於宋太宗淳化閣帖 明宗潘東書堂法帖以至大東書法矣中國姑無論第以東表則金生之白月碑白玄禮之弘慶碑崔致遠之四山碑諸書亦各方正嚴密不失顏柳遺矩而 本朝諸公承麗季祖子昂積習

駸駸流於輕媚者多矣公則起而一洗之可謂盛矣此一世童孺之所共知者而旋考公內行則孝友通於神明功澤被於民田若其大義之嚴先見之明尤炳炳烺烺雖謂之百世之師亦可也卽公筆法及止一藝之歸耳又曷足重公世之拘拘狀以筆法稱公者其亦淺之爲知也已輒據前後公評參以愚見謹叙次如右以待大君子考德者採焉謹狀

州韓氏俊傑女

公諱時璧字粹卿趙氏金堤大族也始祖連璧贈左
政丞有二子伯曰岐大護軍李曰簡重魁贊成文良
公號悅軒事見麗史本傳李穀稼亭集及輿地勝覽
後人稱其里曰龍頭洞建龍巖祠享之是取伯氏子
軍簿樞郎令晦為子是生與工判書通元是生戶曹
典書希甫是生定山縣監義是生副司直理智是生
訓練參軍元祐是生參奉潤珪始居古阜郡之用濟
卽公五代祖也斗麓公以才行鳴世羅氏亦名家其
曾祖表孝子 贈 孝陵參奉其高祖應參亦孝子

旌閭號怡怡堂 中宗御筆 賜號龜山處士題名

御屏詳三綱續錄其五代祖承文校理安世號建
濟亦孝子旌閭配享龍巖祠妣有內範寡言慎行閨
門雍睦崇禎二年己巳我 仁祖七年十二月十三
日癸亥申時生公于金堤龜山里外家時外氏廟有
龍瑞外祖錫名陽祖以志之公稟賦清秀氣度溫雅
自兒時不與人校不事諧謔尋從妣歸古阜宮洞之
松山本家能事長敬謹處事精詳祖考宣傳公甚奇
之六歲偶中門而立宣傳公曰不履闕可也公怵狀
奉教嘗曰余一生當門輒思此訓耳十歲始入學與

從兄光壁借焉公少從兄一歲同室而處事之如嚴
父兄遇有出入未始不為之起 孝宗癸巳妣有疾
氣息恒奄奄公一身無姊妹侍病六年不解帶不少
離凡有供具雖饘粥蔬菜必自治之戊戌春竟丁內
艱考嘉其誠孝終遠諸具一從公所請公亦承命以
至哭泣之節亦不敢盡哀及繼妣入門而二弟城壁
貴壁生公仰事二親俯恤二弟言不疾色不遽犬馬
之微亦不以叱罵餘力科業累舉不中 顯宗辛亥
秋考有疾奉赴興德縣醫家竭盡子職寬譬親心誠
恭溫和有動人者手書六勿三當六戒八期五必諸

辭於一小帖以訓城壁而總之曰大凡孝悌惟事之
首而今不先舉所謂意在言前也讀書則汝雖不欲
而似不當任意益亦承順病親而勉小弟也會是邑
設別科考曰汝參榜吾疾當瘳公乃入場先呈以對
策冠魁考病果少愈命治行赴覆試公敬曰如教旋
命不行越一年癸丑丁外艱喪葬盡制視前如一既
練依遺命送城壁奉繼母從戚叔于古阜郡東長順
里以居服吉即廢舉不出從其好也 肅宗庚申春
避一門疾患舉室寓泰仁縣山外之城底里創書齋
于其西二里薰谷里自是與世相絕專心實學每夜

誦中庸大學二書以為求道之方尤喜讀易不釋手
因以教育後學為一樂晚於孟子浩賦章恍然有得
常曰其為氣也至大初無限量體也至剛不可撓屈
用也直字各體用義先於道益連上節體用字又曰
自夫頭容直手容恭與夫居處恭執事敬無非由養
氣中出如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一節
豈非吾儒最著力處也學者於勿字上宜加省察其
助長二字應上節無害一句更須潛心思革其病根
也公老益屯蹇不克奠居己巳又移同縣山內之綾
橋里山溪地僻尤便讀書晝夜無懈真樂缺與教

官李公禧存參奉寬谷崔公瑞琳及六友堂宋公以
錫定為道義交隔山來往講論相得丙子夏與門人
宋山峻書曰余今年六十八矣血氣漸盡精魄昏耗
聽言不能記讀書不能誦處身不能修歛對客不能
祇敬蟄伏窮山塊狀一死物而已適書籍披覽之極
老氣憊困當午而卧帖身于席因假睡睡覺歎嗟不
已有詩云平生無午睡畢竟有所辰心身多漏缺補
綻更無因益至是始覺其甚衰也是歲大饑家屬分
離丁丑閏三月從女婿朴承洛轉寓任實縣之九皋
古邑每朝坐一斗屋取易因卦小註一條朱子所謂

困而不失其所亨自說得好者及楊誠齋所謂亨不
于其身于其心不于其時于其道者揭壁上以資玩
心有外孫隅生請教因採易中綱要可以發蒙者間以
已意名曰易經鈔解己卯挈家避擯有頑氓亦知慕
公以公不寓其家爲耻淨掃以請公爲之留數朔庚
辰八月始有疾十月季頓自知不起送城壁觀繼母
兼供雉魚曰世有百歲人乎歿生有命以此白之奈
汝衣薄我無可溫歸而絮焉可也又書選泰仁柳亭
全公萬米托以後事曰爲我治喪務從儉約因出布
一匹曰以製深衣也十一月初三日舅子羅爾愚請

見公曰姑徐之使侍者取酒一器置之前而引入羅
生據握手泣公曰無恙乎飲此酒也既而曰可去矣
羅生退且泣公曰好去神色略不動初四日索茶沃
暖語城壁曰長順里門巷道路尚在吾目中又曰汝
學易乎是不可不學遂舉乾坤卦各數行以告公嘗
著動靜分辨說以遺城壁又著庸學表裏圖未成而
病命藏之篋行曰欲與家弟而不可欲與薛生而亦
不可至是門人趙亨謙進曰小子平日賴先生提撕
粗解文字而稟賦愚陋有不可移者今先生有所著
藏之曰無可與者小子自歎不敏也公命具封出付

日勿泄隘予其今無傳也初五日命門人勿請輓辭
時孺人年七十六在側繼子惲鎮日侍藥長女亦在
焉而早寡十年不薑桂公常憐之是日終不以一語
示戚門人宋光亨以為先生素不衣細脫不幸用細
不可城壁以稟曰儒者有喪用細何如公曰死生所
尚無二亦有經權今不許用細則何以治喪隨所有
可也但勿用緇屬初六日甲午命屏婦女未時竟卒
壽七十二金公萬米亟至護喪為執禮諸生分治喪
具察訪思邨金公舜衡寬谷門人也在古塊致書諸
生有斯文不幸少微韜精天胡不憇吾將安放之語

諸生議以棺板有缺當改孺人命勿改諸生齊進請
曰從儉先生意也奈木缺何再三泣強而後乃許發
訃稱養源堂先生是公所嘗自省以善養浩氣為義
者爾銘旌則書處士門人生員趙恒謙等六十餘人
皆服替十二月二十七日乙酉葬于泰仁山外隱象
洞辛坐從先兆也公嘗曰葬我先人墓側慎勿卜新
益微意欲諸生并護樵牧也公平居晨謁廟朔望奠
或只酒果每忌祀先一旬齋戒素服靜坐不接燕語
祭需務潔不求備供餘則雖果殼菜根必盛之器以
待罷齋自奉極薄不以溫飽雖布衣以新為厭有人

殺鷄爲黍者不再會居鄉七十年不跡縣門不參公會不赴宴席晚居當奉仁雲住象頭二寺間知舊置酒邀會者過五六人則亦不肯少日有勢家子弟來同覘已不應中歲有名卿門族求媿媿又不許公之所守此可見也獨處必正衣冠待人必以誠恪一日對客侍者進食誤覆于公衣一座皆驚而公則自若其所與語有乖戾者必諷而悟之遇不幸厄窮者必撫而恤之雖門生之親近家僮之賤微未始遽加警責而煦煦曉喻自狀乎感于婦怨此婢公待其定自書齋徐入曰婢輩有過乎子婦惶恐下庭拱手以待

罪城壁扶從兄上馬歛衣也李教官適至見之既去公以語曰李亨吾見汝之爲爲我賀之汝之扶上馬細事也彼之賀之所以揚善也蓋欲城壁由是擴充故也又語城壁曰金漆原永宗頃訪我山中及歸上馬不令我或見以貴人若是者以我爲士而下之也吾嘗見汝上馬時亦狀乎城壁失色有二三童子來在公所必夜起撫摩候其寒暖覆庇之甚勤或曰得無勞乎公曰是其父母所愛割而歸我其忍恕諸每正朝諸生例謁孺人有童子泣于門外曰偶落人後無以禮也公亟令人謁嘗語諸生曰余於洪生之言

國朝文獻
深味之也余頃告洪生云胡不責于彼答云生之者
父也教之者師也吾兒之過非吾之所當知也余不
覺驚謝諸君識之是亦為諸生微諷耳公貧甚朝夕
亦不給而閔女壻薛暹之病躬買藥京城門人李有
尚凡民之秀能文早歿其父隣居饑且寒與共衣食
女壻金敏采值前婦練祥既先期勸歸隨以祭物前
婦有遺婢泣曰吾猶有女君矣嘗入雲住寺逍遙樹
下有僧出山將赴主人家會葬問主人名即公先墓
邨民所嘗歛者也聞而悲之亟付輓辭一絕時人謂
公平生不入是非林中狀不知是非之說自不到也

有一好辯者當廣座抵掌大言猶曰吾遇趙公自無
語云有知舊將葵公方赴之聞山有禁者徑歸其人
亦自悔撤役明日禁者來謝則公曰悟人微意而不
果莽不亦善士乎子其謝彼可矣其一言一動雖不
離常行而必誠必敬能無往不入故觀其眉宇鄙吝
自消聽其談論橫悍自歛無貴賤賢否舉悅服如此
公初入學自病有遜於聰敏及其千百弗措終極於
博約則凡聖賢微辭奧旨雖註疏之細猶熟口順耳
如誦已言而存養省察無非可驗於日用發諸言志
亦一一有物其述懷曰擺脫人寰不盡愁閒中清趣

夏悠悠接接經籍心歸靜節制儀文事得休歟見乍
明來著脚新知間蔽去回頭認他密密恢恢地隨步
梯登在幾秋病後寄李教官曰苦海恒惟疾年前斷
復生雪消春力展雲盡月光清養氣承鄒聖游心玩
易經幽居閑寂寞誰與吐淡情題退溪高峯往復書
曰理之根體本天真靜即無爲動即神清濁由來分
是氣純源反在暗明間偶吟曰萬事紛紛過眼前一
心平淡任天狀淡林返照秋蟬噪杖屨逍遙澗水邊
崔寬谷極稱服未已曰兄暮年工夫漸進矣非積功
所發能如是乎又曰勿謂有成而夏加極功又曰吾

兄至老不廢讀益亦立說益崔公之卒公服以總而
李公之沒亦狀又祭李公曰同堂合席幾年講討推
心相長認是疆輔謂我有說理氣難辨思孟程朱證
爲公案片辭分析我心釋狀追思往事老淚漣漣温
理舊學與誰爲隣替在去年既哭崔兄逮至今歲又
哭吾兄時運屬不善人繼亾獨我頑命支離在世杜
門屏息聽天所授其交誼之隆此猶可以隱約而于
宋公亦無間焉公嘗述夢有曰使志氣之相背則雖
几席不可謂之同堂也情義之相孚則雖胡越不可
謂之異國也此非公友道之因夢而發者乎原公下

學既篤因又以之上達自大學中庸相表裏者而竟
優入於易則理氣動靜之辨畫象數辭之解亦不止
養氣之有得耳即事親撫弟刑妻誨人之際安往而
非是之推也公又嘗言凡為學必有積漸而至於覺
自有關界如曰誠意關人鬼關是也方是關得踰之
時自有一朝惺惺意思故朱子必以一朝二字為言
如一朝豁然貫通一朝得其要領者皆是也苟非自
得於心者不能也公之自道如是則其真修真悟悟
必有漸而非佛祖陸王之頓悟者尤章章可徵不亦
盛哉孺人光山金氏文正公台鉉之後其考故進士

睨家靈光郡叔稱神童 天朝豫章都督省吾劉公
縊之征倭鎮南原也延處幕府敬重有加因得所秘
太乙奇門六壬三式之法以傳于其徒故參奉李有
仁俾為吾東國兵家大用其文行實名一世以天啓
乙丑二月二十日生孺人歸公媿德有少君德耀風
無子始城壁有子公錫名繩繩而記之曰一繩上繼
其斷一繩下屬其連非汝孰能繩繩我乎既大城壁
勸養族子不應益以其非父母血胤也朴承洛亦爭
之不得與城壁稟于繼母以三從弟文壁子惲為後
時惲已有婦並至公乃許以聞官有六女長適道康

金理衡次某郡金瑛次節咸陽村承洛次某郡辛錫
泰次即王川薛暹季即道庫金敏采敏采柳亭從弟
也柳亭孝友習士喪禮已巳九庵宋子受後命于
井邑縣京鄉多士數千人推以治喪都執禮公之元
治喪亦以是爾今公孫天庠以公易經抄解及門生
錄治喪記與夫門人不知何氏所撰狀具幣命胤錫
增定而自惟老病閣筆硯久矣固辭不獲亦不敢三
辭嗚呼公之棄後學于茲九十一年矣承家之裔不
自樹及門之徒無復存使公鞞鏟之餘將益泯泯可
不悲哉朕試考之遺言遺事尚傳佚相半良亦幸爾

古云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興又云氣質之用小學
問之功大公起南服不由師承雖未及學於北方以
來石潭華陽之淵源而回視一世亦彌文虛名之可
耻則無寧尚友私淑獨奮而孤厲也人必氣清質粹
而後方可能於知行而公志乎大自期變化其學也
聚而博之其問也辨而審之故向也未極乎清粹者
於是駸駸狀復其本分而所知所行終各得其當彼
只見伊川之面而以中下自畫者於公何如哉即韓
子所謂刺史之不薦天子之不聞斯乃古今之所同
恨而公固迫朕任之初不足論也抑寬谷文學德行

高尚教誨之盛始當時湖南之峻選而公之同德實在於是是亦不一識尤翁矣而恒稱其文則韓其道則朱此其高第柏溪殷先生所誦於吾先子晚隱府君請教之地者也則公於是言亦必犁狀有契而微言既絕豈不重可惜也輒據前後公評參以諛聞謏見敬叙次如右以待百世大君子知德者採焉謹狀

府使陽山金公行狀

本質全羅道靈光郡

高祖考諱忠 箕城君 本朝贈吏曹參判

曾祖考諱子松 護軍 本朝贈工曹判書

祖考諱彥 判將軍 本朝贈右議政

考諱云寶 本朝領中樞府事號竹軒

公諱佑生字文叔金氏出新羅初籍尚州以甫尹需為上祖歷大將軍韜侍中貞靖公湜侍中清平公希逸贊成事商山府院君匪躬判侍中致遠贊成事商山君侶至中郎將則傑魁有文學忠節智略征珍島濟州及日本有功封箕城君始移貫靈光郡後五百餘年而復其舊竹軒初名伐大改今名 皇明又賜名參忠定朝防倭寇恭愍朝討紅賊恭讓朝工曹判書我 太祖開國錄從勳退居本郡猶給一品祿有

三子伯法生司宰令賜紫金魚袋仲德生佐命功臣
龍騎侍衛司左領護軍 贈同知中樞院事其季即
公也公以洪武壬子十月初三日生于郡之森溪縣
天資莊重風度秀朗又傑魁絕倫有忠孝大節其乙
卯在竹軒抱中所試火爐吟二句丙辰所試白鷺吟
半聯者並奇警可謂稍長好學不倦通九經四書已
知有性理之學明於典故睦於宗族不妄交游亦未
嘗干謁權門戊辰耦遣我 太祖犯 明朝遼界公
以白衣書生自奮至軍前屢上書力陳春秋大義以
小逆大之非 太祖嘉之乃條上四不可而不見納

太祖不得已徑還放耦已已從團隱鄭先生受忠
孝二字之傳壬申鄭先生被殺自是遇忌日必致齋
設位而哭 太祖竟受終則癸酉為竹軒屢諷不可
仕者竹軒曰我亦何為事二姓奈平日與今 上善
又於壬寅紅賊時同功故 上數數起我我若守志
必害我家况母氏再三言無爾則算城君不祀矣老
身亦將安托故我不得不為母命以仕而祿則不食
耳丙子以戊辰陳義追 辨授順天府使家素貧自
僅立家廟以外飲其水而已毫不自肥士民相慶願
畱 命加一年有清白善政碑後碎于萬曆倭亂又

有與請八字擬公朱呂而亦為有嫌者所毀庚辰朴
苞之亂謀推懷安大君芳幹為世子而仲氏則太
宗潛龍故舊也奮身謝戴有大勳及太宗受禪扈
駕郊外有猛虎犯蹕倉猝射殪左右為苞地者搆
以不待命發矢遂致于死公固負重望將大用矣而
勸同氣非罪懼餘裕及身乃見幾棄官而歸吟三傳
市虎人皆信一句以自怨益世傳無名氏詩也公既
致仕而羣小朋結猶不相容門戶之衰始此壬午丁
竹軒憂廬墓于隨緣山三年盡制一遵朱子家禮東
俗舊鮮知禮見公浚衣幅巾守家廟如禮則諱狀議

之曰此非東國人也乙卯世宗命名以司諫時仲
氏亦已雪冤矣而不復起恆慕朱子採紫陽山名及
其詩竹牖向陽語自號陽山而立正寢南向遺命葬
地亦名以陽山洞鈔古禮撰家禮行義二卷甲子與
鄭公萃成公三問五六人文字往復為道義交又代
成公作夷齊廟詩有當年叩馬敢言非之句其前後
用名節自勵如此自權近黃喜一隊以來諸人並于
公不平丙寅撰訓蒙要語二卷癸酉鄭公與皇甫公
仁金公宗瑞三大臣被殺而革除之禍兆矣甲戌
端宗命除承旨謝恩而終不起丙子成公等六臣

又歿公亦必及而賴鄭麟趾得免丁丑十月 端宗
在寧越郡昇遐公入山中朝夕痛哭以其十一月十
五日向寧越四拜而卒壽八十六益仰藥自決云嘗
晚寓羅州道林面之倒也邨因葬于州之希余山一
支良坐卽陽山洞也淑人某氏別葬近麓五倫介之
癸坐四子曰伯瞻進士曰仲明潭陽府使出繼仲氏
曰叔瞻副司猛曰季康龍驤衛左部攝副司正伯瞻
之後居長興失系仲明子九鼎五鼎之後居本郡及
咸平茂長龜城永柔等地叔瞻子生員自精傳萬戶
義獻兵使守貞其後居羅州季康子忠義衛秀亨傳

忠順衛雄僉正貴珍通政僉正敬信至通德郎赫號
質實是公六代孫也赫又傳至曾孫潤彩從婦家咸
平而有孫鼎欽是公十一代孫也餘不盡記始公有
所撰二書及文集八卷與夫鄉里士林通文稱以鄉
先生而請褒者不翅一二可傳而萬曆丁酉俱燬于
倭則赫得諸家傳姻婭間所聞見作遺事而其弟詰
繼之作年譜及後錄曰遺跡以貽後承公之二百年
君臣父子師友倫義之大者庶其不泯於一家而自
是又一百八十年矣子孫在墓下者既無一文獻而
遺事遺跡因不省有無幸而丁酉鼎欽之子壽海偶

於故紙得遺事已友又於其族人家發補紙密封而得遺跡則爲之愴慕無已爰始謁跋於其師龍邨安公鳳胤而傳疑傳信之辨詳焉安公陶庵李文正高第也其言必重於今與後胤錫之陋尚復何贅乃庠子安公在顧于木川縣齋創屬以狀行則悅狀若沒簡再發第令人驚奇而未敢受也今年十月又過龜莊申復甚勤而壽海所致大人書若幣寶從而至益再宿請益篤覆按事跡所記亦樸而不華有可觀者謹敘述折衷如右以俟異日外史氏網羅而筆削焉謹狀

遺事

從叔父秀才遺事

秀才名增少字典童龜巖先生子也以 肅廟己巳生爲人清秀頰而長才性絕人自知讀書日誦五百行酷好韓子筆下渺瀰衆皆奪氣其父步武古作者益有王父醉隱先生遺風云毋鎮川宋氏其王父進士時兩父范季父進士華及諸兄弟進士恩綱掌令思胤佐郎思翊世稱南中詞家幼則就而學成童歸侍先生書堂得聞性命緒論能志于遠大且有立矣先生愛之長公時未有嗣將以宗事傳之先生又請

屬諸農巖全先生金先生見先生首問其文行推獎
不已及甲申長公有嗣視已出亦無間也是年行冠
禮方議授室而已病水土矣呻吟之暇猶自策勵戊
子五月二十四日竟夭壽纔二十葬醉隱先生兆下
午坐先生兄弟哀慟不能忘家氏亦哭泣成疾繼而
卒葬于其墓後其二妹長羅氏婦葬其不同先兆後
百步高處卯坐未及歸夫氏爾次將笄大葬其同同
東北十許步亦卯坐及先生葬則并弟均墓魂氣可
以相依矣在世述作甚富沒先生不忍見悉以昇爇
今止存三篇而其一又不完附先生藁後庶不終泯

嗚呼程伯子銘其子邵公之壙曰精一者間或值焉
以其間值之難則其數或不能長亦宜矣若是者天
實生之而實夭之豈獨一家氣候之使然哉悲夫

記亾室生卒

亾室淑人昌原丁氏 英宗五年己酉二月初四日

卯亥時生于南原府北五十里真田坊月谷

舊云里
標谷

之本第益先余二朔也性度柔順儀觀豐碩無一毫
刻薄伎害之心無一時浮薄輕遽之容姊妹四人居
其三焉末有一弟能友愛無間妣孺人張氏嘗曰是
肖我者考四友齋為之擇對丁卯十一月與余議親

國朝
戊辰正月初三日子戊成婚已巳二月二十二日子康來
行新婦禮我先子晚隱府君及慈氏許其能孝三月
損胎醫用藥誤甚不克調血先是十八歲丙寅在室
患天行纒汗舉室出避乳婢不謹飲會始有積滯之
崇至是又兼血病而余太疎透不及致意療治是歲
十月十三日請歸寧余以親命帶行取路長城柳姨
家歷宿潭陽巴順時小店南原玄圃張山陰別庄以
其翌曉早發乃至本第時天大風雪寒劇而資乏闕
褥食又病自是癘氣遍一國越庚午尤熾余既歸侍
二親奔寓無寧自君亦從二親過夏山窳鄰里之間

書信不相聞君固悶念余不怠因致病進瘠極而余
亦莫之往也八月君專書問余有不得生面之悲我
二親閔狀命小子以九月九日祭龍山先塋轉赴視
之既至不忍捨留至十一月乃歸辛未春再往病益
深乃迎醫診脉為背城一戰計醫素著名者既診言
病中兼有胎脉屬余用開結清解飲曰每月十六日
以後恒服八貼限差為度可也余如其言因又挈歸
我家九月果有娠壬申六月十二日壬生一漢而血
病稍調諸證微差我先子嘗曰一漢孝子也使其母
病問孝哉狀無奈乳之其鞠鞠最費心力病不得終

快甲戌閏四月君以有娠承命赴月谷余又帶行爲
將留護產事竭來鬻寺與諸友攻業七月初二日祀
長女生我先子命名缺缺曰生于月谷第願多福如
月之恆則幸矣十月初三日君歸余邀于半程之雲
巖店內子五月初一日張氏卒君哭且絕強之會得
全是年又損胎益男子云戊寅三月二十三日配亥
時第二男壽豹生貌狀甚奇先子愛之十二月初三
日大已卯二月余中進士覆試四月十六日到門慶
二親君寔借焉九月十七日四友齋卒君又號慟如
前喪曰女子出嫁在舅姑側不能放聲哭父母命矣

奈何庚辰三月二十七日壬第二女甲恆生是我慈
氏周甲故名以甲辛巳九月歸哭四友齋大祥余又
帶焉壬午二月二十一日配第二男斗龍生我慈氏
夢斗柄南指正臨內寢而眾星繞之故名甲申八月
初十日起亥時第三女八朔而生即天乙酉七月三
十日癸第四女貴恆生丙戌六月余蒙 恩拜 莊
陵參奉將行君言榮養二親此其始矣終若獲依
國典官供吾父母祭需則雖死猶幸子必勉之益自
是六年千里契闊無復同室之娛其以每歲愛暇七
旬而歸觀則日限有定聚散又恩恩矣君非不以悵

而亦不形于色辭丁亥二月痘氣大毒十九日哭甲
恒甲吾先子所鍾愛者授以文字能誦古詩其天余
在直中未及知先子哭之慟七月七日葬有祭文君
獨迫狀承慰若無慟先子稱之戊子六月余內遷義
盈庫奉事則自京通書視 陵下差僂也已丑正月
十二日輟西時第五女缺缺生六月轉遷宗簿寺直
長奉 朝命安瑯源御牒于茂朱府之赤裳城 王
程有禁不得近覲君則只以我先子命冠一漢送候
余全州而已辛卯六月余又轉司園署別提七月歸
覲而先子已有微感畱侍湯藥十月限滿職遞十二

勸之兩甫入城已以在外受遞而歸君雖不甚魁完
而能迎余起居奈羸悴到骨何哉君言如夏得啣羊
肉庶乎可矣而家無力如意二月 英宗禮陟君以
命婦受服為余歎曰 先王罔極之恩雖婦孺何敢
忘諸七月十二日賤臣為哭臨 元陵赴京君言
國葬後當行廟墓私祭因稟儀節若干二十五日病
復作家弟時赴哭縣庭未歸一漢躬往茂長醫家天
大雨行過苔川幾被泮死幸而藥微效八月二十日
余既歸侍則君且駸駸向瘳相與致慶不已顧真元
已虛大肉還奪二十八日送小奴朮羊于秦仁南原

淳昌地未返而九月初六日始霜觸寒病日亟矣自
此舉室遑遑明燭達夜初八日奴以羊至君且慰滿
亟命宰進曰盧甥爲我買羊吾其幸乎十一日祀已
時竟奄狀棄余而逝壽止四十有八修短有命余其
何恨君亦何用憾爲惟是長女之婚未免失時二兒
亦未成長病中遺語令人悲切而長女之祝天哀號
願以身代者尤爲乃爺不自忍之一端嗚呼君子其
有知耶其不知耶十四日成殯成服十五日又行月
半莫訖痛記生卒大都以示二子庶他日及德者有
資云

傳

烈婦李氏傳

烈婦李氏士人林擇基妻也始我 莊憲王有別子
臨瀛大君璆立宗爲之祖五世而至判書廷臣又五
世而得運侍父母疾並血指母得蘇三朔益仍父子
稱孝李氏其女也天性亦肖幼能日親側養志憂前
慰之怒則悅之大爲宗族所伏父且歿見長兄血指
則泣而吮之血止乃已及嫁母喜而曰貧不能禮奈
汝舅姑何輒婉容進曰稱有無獨非禮乎况浮文識
者所或非之無憂也將行知母戚於相離又徐爲之

解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請安意保重其不以華
美為悅而動引古如此釋基平澤世家故旌忠觀海
公檜之六世狀兀獻納得悅之五世燾其父也少亦
得鄉里譽李氏至則人受嘖嘖言有是夫宜有是婦
夫氏素清寒有不堪其憂者顧處之泰然因為夫交
勉曰士之常何病猶日夜有朝服勤庶家業有成而
不形色辭不貽舅姑憂也平居言笑不出外克敬克
謹毫不違則隣婦目以女師云母沒終三年不以醬
鹽是其孝既嫁不衰故能移諸舅姑九竭力溫清務
極滋味飯麥羹蔬罔不以誠每瓜果會新必先于舅

姑及夫舅嘗癯瘠養之不遑寢凡三朔供鷄無算益
資罄矣賣髮繼之終截髮不惜晚有一男舅姑所鍾
愛其孺而舅姑慟甚必從笏和顏其有以寬之自夫
有疾而病既有年矣又夙夜對證躬藥餌專精如法
不容晷刻爽病且革則日齋沐潛禱願以身代夫竟
以 當寧四十九年癸巳五月己遂立決下殉不殺
垂絕舅姑泣曰若曷不生見棺瘞而欲我游遭逆境
耶於是太息強稀粥勵能無少而骨柴立就漸朝夕
之奠必以夫所嗜遇時物猶以舅姑之餘十一月十
一日葬有期乃用國字製祭文赫告其夫有曰遠父

母兄弟來此數百里所者以郎君文行可仰望故爾
百年偕老古不云乎余之何上有兩親下無一男年
纔三十倏焉先逝穹壤溥命罪盈首窮望缺三從生
世何義處從泉下庶不相負既葬之三日又作二封
書分訣舅姑兄弟其于舅姑略曰哀哉子婦天壤罪
人恭受十年恩愛未効一日滄瀾而禍萌孀命病纏
孝郎乃以妙齡二十大於兩親之前冤魂飲恨九地
難瞑生前絕嗣身後何望三從既缺一處合義但念
不告而歿罪則深矣告則難處書以告之尚幸以夫
有季今既長成若得嗣子可傳家事願我舅姑百歲

終堂歿者已矣休勿傷生篋有漸衣殮具則是慎勿
華飾因理夫側又有身世歎一紙在笥有曰詩之關
睢為三百五篇之首易之乾坤為六十四卦之基是
知人理之所以生亦一詩易之道而此至窮之命獨
絕天人之理生斯世也顧有何義虞祭訖竟從容自
絕壽止三十六有一女蓋其定計內確外緩舅姑不
甚周防至是驚惶急救已無及矣猶冀或生越四日
乃殮而殮宛狀不變遠適莫不酸涕

越松外史黃胤錫曰余閱高麗史傳烈女者不過十
四卽五百年何寥濶勵有哉惟我 莊憲王以海東

堯舜之盛首敦風教畢竟收効外而有成朴諸臣內
而有安平錦城壽春漢南諸公子并能為 端宗爭
死俾至今談者知三綱五典之增重夫麟趾之賢視
餘人為烈况其歷十世于南而猶有三世承孝重以
貞烈如李氏者不益鮮觀哉噫此可以仰測 祖宗
家法矣或言婦人禰性又言慷慨殺身易從容就死
難夫婦人者禰固有之李氏則不狀既默誓經禮矣
既克盡孝敬矣既夫死有待矣既臨死乃告矣其素
養前定熟思而審處者與一時慷慨不翅相遠是果
禰乎否乎且也古之烈婦多歿於夫有冤戮賊有暴

辱之日不狀無死可矣雖狀人於其心各有所安得
其所安天理在是故生而可安則其生也天理死而
可安則其死也天理李氏於此其亦自就所安而成
夫惻怛之仁者歟抑觀海公忤姦死賊固已為 國
之光矣天又歸以李氏使其耳雲相映發無極而謂
非有意於其間則誠信之方今 聖上五十年作人
祖典咸在修復而烏頭雙闕又中外相望吾知他
日必採李氏以 聞重有太史述焉謹據靈光長城
鄉評之公者立此傳以俟彼整而不恆者獨何心哉

高麗義士朴公傳

國朝
朴公承奉高麗遺老也其先曾于新羅儒理尼師今
當脫解以昔氏受國忌儒理八子分封外邑長曰密
城其爵大君者史無志或謂蓋乃景明王子非也凡
和所贊今不可勝書而大都不外八家自牧隱李先
生橋已言八家惟密城尤著李益齋諸賢則又先言
密城皆本于新羅中葉大將軍郁郁生遼東督捕使
瀾自是疑二十四世無可譜可譜者昉于密直君彥
詳是高麗文宗侍中彥孚弟也傳少監良臣監務直
文林郎仁卿內府寺丞儉贊成事夷靖公說縣丞昌
密而有曰居仁不仕譜稱麗末有謫宦仁義縣因居

者其始以官則縣丞而以居而名旋移泰山縣則其
子歟蓋仁義入我 國初併于泰山爲泰仁而既三
世遂貫泰山後三百餘年復其舊公居仁少子也志
氣清介卓然不羣麗氏之亡自以世祿故家子心忼
慨爰及兄問奉借廢舉不仕絕跡朝市潛心經傳惟
聖賢以爲則尤慕夷齊元亮之爲其平生所樹實無
愧古人顧值鼎革之際恥一二自宣而人之知之咸
與號以義士及其久且遠也言動生卒配匹之詳甚
亦至於罔徵而大節所存猶略約有傳於家庭爾于
德明始移長城縣小谷 太宗壬午以承義副尉虎

翼巡衛司右領副司正中武乙科十六人官至三品
葬縣之狐山其子衍生折衝將軍行忠武侍衛司大
護軍事 端宗在京有智勇操守 世祖初潛知遇
恭隆而知幾早遊旣 受禪送錄佐翼從勳竟托疾
不起隱于潭陽府月山女壻家以終而葬其贊以奉
山所自悼自別也又歷二世至 贈判書宗元有四
子伯守溫宣教郎 慶基殿參奉仲守良進士文科
用文學禮律孝謹清白受知金十清世弼累遷資憲
大夫議政府右參贊爲 中 仁 明三朝名臣生
錫宴沒 賜祭遺命勿請謚立碑豈有感於治進

亂進進或非志者乎河西金文靖先生誌其墓其言
外之意有可見矣守溫孫尚義篤內行友于弟如古
辭包以星氣風水名天下爲 明經理楊鎬及李月
沙廷龜所賞晚用薦依 祖宗盛際舊典初授觀象
監兼教授則是自本監本業人外生員進士一切學
士大夫通象數者極選也轉通訓大夫行司宰監主
簿八十陞折衝將軍行龍驤衛副護軍松巖奇先生
挺翼書諸碑守良子思愚進士通訓大夫行鎮安縣
監思魯承仕郎豐儲倉奉事思愚子尚謹武科通訓
大夫行居昌縣監有曾孫世大學于松巖爲士友所

推而尚義子允鑑宣毅郎行軍資監參奉其子行重
號梅軒篤孝好學松巖之畏友也允庵宋文正先生
之私淑也後公十世克趾公美如祭儀譜牒墓刻既
皆得松巖講定而跋銘則師友淵源之漸其人不抑
賢乎乃有文若干言以紀公隱德而系以詩曰吁嗟
我中祖生際亂離中未採西山蕨猶專粟里風玩經
心自得漉酒意方融若遇朱夫子千年事發公是用
王魯齋詩特筆誰書晉處士千年心事一朝明者為
結句耳公雖不幸沈晦而忠義之報子孫多賢又重
以梅軒之表章而後之人獲有聞焉大者著矣細者

設有可書宜且略也

越松外史黃胤錫曰我 太祖代王氏有國也天與
人歸噫其盛矣彼一時雲蒸龍變誓山河而勒鼎彝
者姑且論雖以權近之經學黃喜許稠柳寬之相業
為前後峻望而亦莫不為用詎非天哉于斯時也有
若而忠烈或歿或生跡殊而心同大約不忍背王氏
何哉嗚呼王氏五百年治道所襲以羅濟夷也以蒙
古亦狄也其於風教名節之植宜不克專力而猶寬
且簡無甚滅替故一朝社屋人往往不喪天賦如鄭
圃隱李牧隱吉治隱諸先生尚矣如崔公瑩金公宗

行禹公玄寶鄭公地邊公安烈亦偉矣而自餘趙漢
山仁璧南沙川乙珍趙松山狷朴桃隱文彬元耘谷
天錫徐樊塘甄金籠巖澍李石灘養中崔晚六濬趙
虔谷瑜李琴隱陽昭林監務卓全監務永忠金光山
若時權棄仕定金麗邨子進僧懶翁惠勤以至開城
一府杜門之洞不朝之峴其相枕以殞甚或不省誰
某而男行商女戴笠世世崇墻壁不見天日者不尤
可惻可敬哉近世博古之士固已夷考其實繩以春
秋傳疑傳信之法則意非不勤筆非不直而言人人
殊鮮歸乎成美美雖宜成豈誣之云乎必其傳者之

可信則君子以為無疑斯又史例之一也嗚呼人心
本天公議不灰雖百世如隔一晨以余觀乎朴義士
遺事猶信以其後梅軒之賢而習松巖慕九庵有文
有詩非先祖無美而稱之也必矣是直寂寥語耳忠
孝學問衆美俱該一覽可以得之信乎其為賢者之
言也狀竊覆而稽之凡為王氏自靖者雖皆無所為
而為之哉要亦文武科宦中人其如是職耳獨耘谷
琴隱無一命是沾狀猶進士焉爾若義士是何科何
宦哉究極言之不過世祿之一裔而祿不及又二世
矣則自齒平民庶幾觀我朝一初之耿光亦或未

爲不可之大者而新之違而舊之歸人則穰穰已則望望非其中有甚不安於彼而安於此者能之乎昔宋之亡胡一桂吳澄俱舉子也俱大儒也胡不一出而學者尊之曰雙湖先生澄乃七出而史氏書之曰臨川郡公公於是二者益有以擇之審矣則後來定勝芳醜之相反則豈公始慮之攸及而天理本直自不得不爾嗚呼公其真讀書義士哉

大護軍朴公傳

朴公行生密城人其始新羅儒理尼師今有八子爲昔氏脫解所忌封于外長則密城今密陽府也世有

大官至高麗贊成事夷靖公說有子昌密止縣丞是生居仁不仕譜稱有謫宦仁義因居者疑二世是爾是生承奉麗亡及其兄問奉廢舉不仕讀經書慕西山栗里人號以義士自有傳是生德明建文壬午以虎翼副司正登武乙科至三品益仁義入國初併于泰山爲秦仁縣而至是自秦仁始移長城縣卽公父也公故家子智勇過人確狀有不可奪之志端宗朝仕爲折衝將軍行忠武侍衛司大護軍在京城時世祖以首陽大君位領議政威德日盛天命人心已有歸矣謀臣韓明澮權學申叔舟鄭麟趾等出

入潛邸行且翊戴改王而公亦受知遇曠絕顧不樂
爲用決意南歸作書托賤妾旅寓者曰爾乃人家婢
子不可隨我同行他日有追我者恐爾不免窮詰出
是書以示庶其免矣謹藏之勿失可也公既南則妾
藏諸衣衾中如戒 世祖果招妾問公跡所在欲加
以刑訊妾乃出公書以進 世祖覽畢立釋不復問
益公書大意與妾永訣不願榮祿故也及乙亥 受
禪六臣歿而 端宗徙戾丁丑 端宗又竟昇遐既
累有 徵命而公猶稱疾不起當戊寅先後策二勳
又以 潛邸舊恩 特旨遙賜佐翼原從功券公終

遜于潭陽府西月山之下女壻李頤孫家不出而卒
益因其遜以葬而不于長城孤山之父塋又贊泰山
而不以密陽之舊號則亦微意有所自悼而自別歟
是未可知也而百世之遠猶隱約可知大者既著小
者宜略則其卒年之無紀非病也其家祭二月七日
之僅傳非幸也惟後公二百餘年大譜之役而諸宗
合謀俾舊賢得仍其一肢一仍無始不偶狀者耶抑
公一子二孫至曾孫不亦則義而窒極人或疑天而
爰有 慶基殿奉守溫議政府右參贊守良四昆
季與其從兄李二人實始克大其家守溫孫尚義篤

內行友子弟如古辭包精于皇氣風水家 明經理
楊錫既禮致幕府有戎機必諮李月沙廷龜亦深謝
名天下晚用薦初 挽觀象監兼教授郎 祖宗盛
際舊典學士大夫道象數者極選也累遷司宰監王
簿以壽陞折衝行副護軍而松巖奇先生拱翼刻諸
碑守良進士文科以文學禮律孝悌清白受知金文
簡世弼如內而成均館承文司諫承政三院司導內
贍軍器奉常四寺司憲都摠漢城中樞及議政五府
工刑兵禮戶五曹爲判書者再而間累兼 經筵義
禁都摠二府寄衛祿外而廣州收教授古阜寶城二

郡潭陽府忠清道都事兼春秋如內咸鏡全羅二道
觀察世所目清要崇顯者幾皆歷躔自曾祖大護軍
文雅祖宣略將軍賢孫父宗元亦以世追馳而生也
錫宴而褒之沒也 賜祭而愔之子思愚進士縣
監思魯奉事孫尚謹武縣監重以五代孫世大之學
行有源有流其末艾乎最其末命勿請謚立碑者必
乙巳以後有感而狀故河西金子以之特筆誌銘尤
盛矣哉尚義孫行重號梅軒篤孝好禮寔松巖道義
交也有記公遺事附義士以傳而謂參贊亦承先志
嗚呼不有賢孫如梅軒者又孰能發揮歷世之未遑

而使來者識公之志節哉所謂天者於是可無疑矣
越松外史黃胤錫曰 端宗之復我 肅宗卓古今
盛事也彼許穆南九萬前後持以不可獨何心哉蓋
自是縛禮舉而公議快冤氣伸矣向也折積畏不敢
發一口者雖賴尤庵宋子 筵白致 孝宗下 教
而有立祠不禁狀後得稍稍頌言于野而于 朝猶
未能以驟今則安所不可竊稽 端宗之世其不附
靖難者有三大臣曰忠翼節齋金公宗瑞忠定永泉
皇甫公仁忠莊鄭公萃有六臣曰忠正平陽朴公彭
年忠烈丹澆河公緯地忠文梅竹成公三問忠簡李

公塏忠景柳公誠源忠穆俞公應孚而并寧陽都尉
鄭公棕則七與二而十賢也又有生六臣曰漁溪趙
公旅秋江南公孝溫霧巷元公吳梅月金公時習耕
隱李公孟專農隱成公聃壽而并栗亭權公節監察
鄭公保則八賢也外此如安平錦城二大君漢南壽
春二君權自慎宋玟壽二戚與夫朴公仲林趙公克
寬金公文起成公勝趙公崇文李公甫欽李公澄王
閔公仲張公季叔柳公自湄李公筵孫尹公諱奇公
虔李公巖嚴公興道以至叔儀金氏後宮權氏及申
叔舟妻尹氏凡若是者或甘戮或偶全或起兵或祝

髮或托首或赴江或投繯以待夫自 莊陵志以外
漏不漏何限茲又得朴公行生聯之大約天翻地覆
目賊而心惻怛者耳嗚呼曾謂申叔舟鄭麟趾文學
之自命 世宗集賢之儲養而一朝幸禍貪功因附
於韓明澮權孽之密謀乎余嘗東奉 莊陵閔寧越
本府故吏有記 端宗昇遐之日山岷谷姬亦奔走
號哭一辭以爲麟趾殺我 君王又嘗贊文獻備改
纂修大皮野史有記 端宗王后爲婢也叔舟諉勳
典賜牌請以自屬則彼其罪百倍韓權不已明乎回
思少也歷謁大臣祠塚于鷺梁江南毛髮覺颯狀植

立使請難佐翼諸孫在者必不敢過此赴 莊陵也
路遇擊齋渠亦太息言百世公議吾其奈何在 陵
也有李季向一齋來言瞻望象設侵怵惕泚頽夫以
遙遙而胃彼者猶狀彼之當日之心抑何如哉故叔
舟頑壽且歿乃始歎曰人生會有一歿等耳歿於
義豈至爲叔舟麟趾是其言亦苦晚矣雖曰文學而
不識天地間元有一義字威刑爵祿宜有以動之爾
是則俞公之武夫嚴公之吏人乎而不以文學士夫
而饒彼也决矣抑彼之大張勳券初不滿一笑余頃
得而徵之矣夫以霧巷之却從子勳臣不見坐必向

寧越西江者其烈烈如何而混而錄之欲其券藉重
亦所謂英雄欺人之術歟世衰道微士夫廉義之壞
極矣白首歐歐維憂無疆輒爲公奮筆如此庶補他
日國史之闕而尾以狂言嗚呼栗亭之有膂力佯狂
霧巷之錄從勳全節於是合而一矣千秋萬世其尚
知我罪我而重以之信我哉

主簿朴公傳

朴公尚義字宜甫自新羅儒理尼師今有八子爲昔
氏脫解所忌托分封出外而其長得密城爲別子立
宗之祖冠裳易奕與東京相終始至高麗亦狀益齋

牧隱一李氏實是稱焉其季有贊成事夷靖公說生
縣丞昌密而其子居仁不仕譜云謫宦仁義縣因居
者益謂此也居仁少子承奉當我 太祖革命及其
兄問奉偕廢舉不仕慨讀經書慕西山栗里之風
自有傳子德明以 太宗壬午爲虎翼副司正申武
乙科終三品始移長城縣世居而葬一子衍生有智
勇節義事 端宗以忠武大護軍在京被 世祖潛
邸知遇甚厚而不樂爲用作書訣妾夫必不復仕遂
遯于潭陽府月山下女壻家雖累有 徵命遙錄佐
翼從勳而終託疾不起以卒葬因其遯而不予先兆

國齊傳
貫以奉山而不于舊晉所以自悼而自別也亦有傳
後三百餘年而子孫與諸宗修譜復舊貫云自是歷
大護軍文雅宣略將軍賢孫及宗元而有 慶基殿
參奉守溫議政府右參贊守良四昆李復昌其家守
良卽 中 仁 明三朝名臣也有河西金文靖先
生誌銘稱其遺命勿請謚立碑豈以乙巳以後微意
歟守溫第三子士珣禦侮將軍娶延日吳世諶女生
公子嘉靖戊戌七月四日公幼游街上有入見而異
之曰他日名天下必此子也既就珍原縣生員朴公
元洵學聰明絕倫日誦三百餘行同門如邊望庵以

中諸公莫不伏尋不欲以章句腐儒自居駸駸古今
象數百家者流日用力不懈竟得其妙有言無不中
人已目以邵子允廉介自厲不顧家人產業與弟奉
事尚智友慶淳篤無一毫物我其析著曰擇田服僕
壯者手券歸之弟執手止之曰父母所遺理宜得平
彼饒而寶者矣爲於我人之賊惑姑以論我心其得
安乎公乃曰吾年逾四十連舉七女而無一子將不
免女孫香火爾纔二十必有子有孫傳以先業可矣
忍作女孫所有耶因并他餘器用悉以畀無一畱者
弟不敢終辭亦恆以不安及公子允鑑生而長成則

弟以水田最沃者五斗地還之曰此吾志也若公之
爲視古之辭色錄朱子小學者不其班乎卽其弟亦
加人一等矣世猶有就蘇瓊相訟而不以耻押何理
哉公旣內行之備而仰觀俯察之理老而益精益星
氣大經要不出周禮漢晉志占候之範圍而所用葬
法亦克藏往而知來豈又兼以唐典三式之相參而
爲 本朝鄭虛庵希良南格庵師古前後之方駕歟
方萬曆中邦運文明寶廩廩太平矣而粟谷李文成
先生重峯趙文烈先生已皆相講乎土亭李文康之
苗龜峯宋持平翼弼師友之間以丁丑長星期在十

五年者爲 國事先憂而公亦前言必有青衣賊人
自 國城東門若南小門時李月沙廷龜自丁亥隨
父長城本縣衙中已獨先識公相密而公不甚知名
人往往莫之遽信不數歲而壬辰四月倭賊果大至
宣朝西行漢城開城平壤相續以陷而八路惟全
羅祖完癸巳 天將李如松東援雖略致收復 旋
蹕而賊據嶺海猶信信可虞甲午正月有薦者用
祖宗盛際特 教選名儒明象數者直授六品之典
擢公奉訓郎行觀象監兼教授俾訓本監三學本業
諸員轉奉直郎益月沙所公誦也丁酉 天將麻貴

董一元劉綈陳璘水陸再舉邢玠至漢城總督四軍而御史楊鎬奉經理軍務不食之命將轉赴慶尚單車至平壤月沙沿檄往對所問狀楊公既入漢城語接伴使李漢陰德馨曰俺知貴國有前言青衣賊入城者可得見乎李公曰我國無此人也楊公牢請不已且曰俺發北京 陛辭已仰占天象知此人當在貴國可相欺耶李公以 聞 宣祖亟命接致出見公方在都下纔踏門楊公爲延上座語移日大悅曰子果是祖地狐山之精必名天下因畱處行府待以軍師不須更許離凡征伐機宜之秘無不諮決是

冬師期行且發有鳶盤翔于上楊公曰此何祥也公曰今行必無利亦必無敗楊公曰無利必敗寧詎無敗公曰師行將以殺伐鳶亦飛而食肉者殺伐食肉其勢等故也既至蔚山郡擊賊果破外寨而圍內城竟不克乃退公言之驗大率類此於是華東競大噪以爲神甚至兒童走卒亦莫不傳誦戊戌七月陞通德郎行司宰監主簿庚子十一月陞朝奉大夫行典獄署主簿辛丑三月陞通訓大夫還司宰主簿俄以軍職寄祿移官略將軍行忠佐衛司正七月義興衛副司正戊申光海嗣位丙辰四月樂侮將軍行龍驤

衛副護軍丁巳六月以壽八十加折衝將軍得緋王
因行本衛副護軍益公初志非必肩肩一官而特以
月沙三十年虛館知己也楊公又越萬里傾益托契
也斯不得不為之屈者而辛丑以後迤至光海之世
則時事轉非人亦莫我好也浮沈軍祿庸非其益所
不樂哉故公蹤跡多散于湖海梓楸之間乃以天啟
辛酉二月六日卒年八十四妻河東鄭氏郡守和曾
孫判中樞佐翼功臣河源君文節公守忠玄孫也一
子即允鑑宣務郎軍資監參奉四女壻長李翰龍進
士次金友玉李濤奇文獻丁酉七月倭賊再至陷閑

山島八月陷南原府九月逼畿南至稷山縣素沙坪
為麻貴粟下解生所大敗南走清正一枝向尚州平
行長一枝實剗全羅十七日逾蘆嶺至本縣所過血
道而鄭氏以十九日被害允鑑年十八未娶被俘歷
光州昌平縣至綾城縣誑賊萬端每樵採及期以示
信無疑乃脫逃既五日不食食林蔓烏食子三四掬
日始視猶晝伏夜行十月四日得歸鄉則奇氏婦先
幸免收母屍以殯而得而葬之公時繫官未歸能蒼
黃中禮事公亦以孝聞崇禎丙子十二月清虜東搶
本府使柳時定以守城將將領兵入笠巖屬允鑑留

鎮時定妻金氏府使尚寬女也仙源文忠公尚容清
陰文正公尚憲從女也子允鑑母家姨親三從也以
故素爲時定所倚仗相驩至是轉米自邑倉輸于城
倉則力勸時定聽從軍者婦子不在輪中一軍感悅
方伯止援斧夜驚逃府軍亦潰再徵次蘆嶺不肯行
時定欲斬其魁允鑑止之亟馳往衆皆羅拜曰留鎮
大人來耶允鑑諭以大義且曰爾若逗遛奈官家必
先殺我何衆乃齊謝曰妻兒旣被顧恤何敢忘恩乃
不督而行時定歎曰兵不可以威可以德吾其得人
哉旋聞虜游騎南過礪山郡不一二日且犯本府欲

先散官儲因以避去則又不可曰私計則朕動一境
民心可乎虜竟幸不至時定又稱其得體始公在世
京外大小名家葬親者得公一指點乃謂以孝公亦
自信旣爲妻因耐府北龍門洞親墓下規其側埋灰
識之擬與同兆旋不滿改承他山卒莫得晚歲乃曰
天也朕亦足保我子孫哉果如其言後公卒六十六
年 肅宗丁卯孫梅軒處士行重謁文樹石則松巖
奇先生挺翼素重公又重梅軒之以道義交也特筆
以詔百世而終以公所稱天之一字拳拳焉銘之昔
程叔子謂敦學至邵子方及理夫邵子尚矣理也天

也無古今一也公亦幾乎知天哉

越松外史黃胤錫曰昔我五代祖考值光海戰倫年三十左右不赴舉遊于興德本縣王輪山北保安里祖墓之側過公卜居屋未就而其地失余八九歲讀手筆日記有萬曆四十三年乙卯以下三百九十字皆公語也今在篋可徵於是始知東國有主簿朴公稍長閱李文靖植澤堂集啟山志知公與 皇明杭州人杜忠亦名思忠而東來者齊名中歲得柳夢寅於于野談知公八耄寓潭陽畜侍兒其游走輒跟致如神曰爾所之上必有白氣既又三十年南北游接

耆老士大夫博古非妄語者非一聞所未聞益知公之為藝寶曠世一人而茲獲奇先生所採家狀及一世公評而書諸石者則反茫狀童觀之愧為之彌日月未已徐乃覆而按之其少日聰明之空羣而不拘拘章句者此何等志氣也晚景友愛之乎人而不逐逐財產者此何等姿質也受知楊公能坐决勝敗累試而愈驗則雖謂之密贊 天朝再造藩邦之烈宜未為夸也思段壽藏將默斡造化方耄而卻悔則雖謂之真悟天理莫容人力之境宜未為過也夫精義入神大而化之聖學之極功而聖于藝者亦狀由藝

造極何往而不天且如文人之文不抑藝之一乎而世之因文而悟道者不甚鮮也道之所悟即天所在譬之佛氏所喻捨筏登岸寧詎不狀狀則公之於藝亦殆聖矣奇先生生于公里纔後公六年而原公所傳之祖直以張子房赤寔經與其裔洞玄子微王髓經大爲朱子蔡氏所稱道發揮者言之至曰公於此有符使朱蔡見之其必覺爾也審矣是用朱子自言太極通書二解必致周子堯爾者而引而爲公重爾朱子後孔子也體全用大非一藝可名而山陵議狀亦千古至論或者以其有謂宜廣求草澤意在欲官

蔡氏此未可知狀蔡氏其老友而高第也亦上承牧堂而下啟九峯者而非傑狀大儒而狀乎哉蓋天文地理易範律曆武侯之八陳邵子之經世無不就正朱子而王髓發揮又其一焉奇先生正學旁通亦越乎茲故爲能灼知公傳之所自語曰惟佛與佛始能相知余狀後知公之聖于藝者尤信狀古之所貴乎藝無他必其本之以德與行乃其藝可貴而沿而溯之天可幾其亦知也否者即幸而名一方也有之如水無源如木無根雖家庭州閭不足以有乎而况於上國之徹乎而况於天象之動乎而况於畢竟知天

之際乎今公友愛既盡宇同氣而繼以賢子孫承家
法未艾則其當日盡孝者可知卽一藝雖聖亦餘事
游戲之發耳初不當爲公之重故風聲自徹於上國
光景自動於天象而一言歸天尤洞狀可敬於遲暮
嗚呼天之一言古聖賢千言萬語有不以爲歸者乎
是則讀書而求道者固自知之以公言之豈特公一
事之所關哉觀夫曆昌之交有康津縣潛夫李懿信
者謂漢城運盡宜遷都交河縣一疏倡發舉國騷動
有扶安縣武人金駟龍者謂元宗塞門洞本邱有
王氣宜奪地建宮闕壓之慶德之役民力罄竭有務

安縣摠持寺僧性智者謂儲慶仁嬪順康園在豐
壤古縣應出王者上下猜疑添福懿親是皆全羅之
產亦公所比壤而識面也矧公之藝不與彼有間而
公乃獨默於斯何也要之彼之窩主大則瞻奮耆筠
小則造詞纘偉而三南在在又是仁弘之客爾其日
夜唵唵鷹犬是甘才非無可逞術非不幸中而大都
迷君廢母滅臨海永昌綾昌之類故天之降監致
突多戮歿而懿信亦無一塊肉不可謂幸道也公則
不狀所濺羿月沙也所相從澤堂一隊也雖兵間筮
仕人曰妙選而自以故家子弟寧偃蹇傲兀不冒昧

僥倖晚夏超狀遠舉自污自晦而軍祿有無有不以
為意則亦無惑乎獨默不狀公之名天下眾所知也
一不默安知姦凶之鋒不轉急於 仁祖乎狀則癸
亥靖 社之義公亦實是陰翊而向也知天之說其
為通 國家大運而包之也又不翅明甚夫如是彼
曉曉啾啾妄目公徒藝者其尤淺之為丈夫也抑有
一說可榮聊試究之我 成宗 中宗遠踵宋沈括
元許衡故事近遵欽敬閣簡儀臺成法自天文地理
律呂卜筮醫藥諸學教授習讀各令極選者外別置
兼教授教官而著之大典之前後續錄大率出於虛

白成文戴公倪慕齋金文敬公安國前後諸賢建白
而其預是選者又訛非名門名儒如柳城隱桂鄰為
天文習讀則眉巖文節公希春父也寒暄金文敬公
宏弼門人也鄭華為天文教官則戶曹參議復始父
也直提學賜玄孫也趙蒼心晟為監修儀象監校律
呂兼醫籌律三學教授則龍門昱兄也退濟李子友
也李玉山瑀為觀象監教官則栗谷李子弟也柳禔
為天文教授則謙庵雲龍子也西厓文忠公成龍從
子也而鄭北窓廉亦為觀象監教授是皆於公或先
輩或並世俱選也而別兼者尤選也故至 肅宗又

命勿論生員進士幼學擬差天文教授與錄通考續大典可考也旋復并文武官擬差而猶以兼教授爲重以余耳目所及則其時全羅有鄭都事得天光州人也崔察訪天壁古阜人也皆故家聞人也頃余奉教于嚶嚶金參判丈用謙則亦曰兼教授如中世掌樂院兼主簿此列聖盛事也吾壯義洞中鄭謙齋敲以世族通周易中庸餘力丹青少日亦差兼教授訓本業人有効後遷義禁府都事歷河陽縣監江華府經歷陷今人徒識其爲畫院中人耳又曰自英宗中年始令本業人受差遂成常調則今不可復古

重可惜也嗚呼英宗以前若公所初仕者其爲選何如哉祖典昭載耆德確據而一種謏聞乃以今疑古斯則曷足云云惟世之搦史筆者未必皆三長也余是懼焉又悲公言行出處之爲藝掩也不得已并以爲諗

頤齋遺藁



頤齋遺藁卷之二十二

